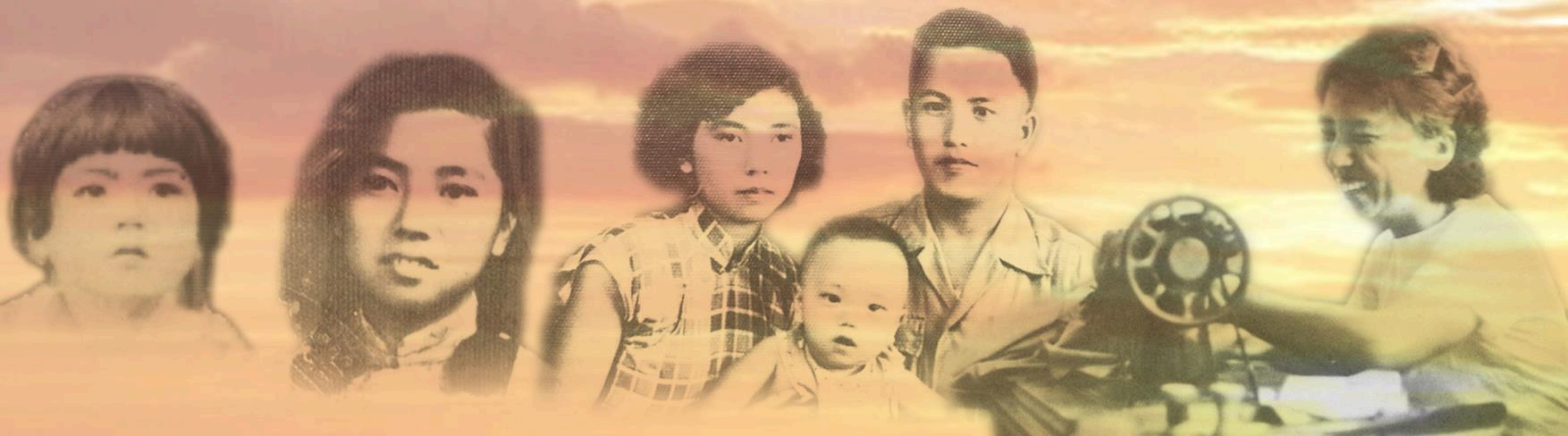


追尋

蔡雅寶 著

鹿港到眷村的歲月



目錄

無畏逆境的母親／光華 (長子)	1	婚後趣事	49
媽媽的縫紉機／春蘭 (長女)	10	不知懷孕	52
故事一直說下去／春芳 (次女)	13	大肚山上的日子	54
傳家之寶／光義 (三子)	17	煤油燈下生老大	58
咬牙築夢／宗浩 (孫)	20	市場巧遇父親	62
我的三個媽媽	22	聚少離多的日子	65
記憶中的大哥	27	搬到台南	69
山居生活與大哥的噩耗	30	做布鞋	72
勇敢追求幸福	34	兒子的第一雙皮鞋	74
熱鬧的婚禮	42	從台南搬到澎湖	77
努力償還結婚債	44	澎湖三年	81

回娘家	86	逢年過節的銘德一村	138
大女兒誕生	91	難忘的兒童節	141
從澎湖到僑愛新村	96	大女兒讀護校	145
全是女眷的僑愛新村	98	老四國中住院	148
迎接二女兒	101	二女兒半工半讀唸大學	153
外子不在身邊的日子	104	雪中送炭的貴人	157
搬到銘德一村	107	老五的一場大病	161
棉被與餃子	111	孩子長大後	165
孩子出麻疹	115	返鄉探親與大陸旅遊	169
西施	119	後記	175
老大考高中	123	看美國電影／光德(次子)	179
老大考上大學	127	銘德一村過新年／光德(次子)	181
為生活打拼	130		

孩子的話之一：無畏逆境的母親 / 光華 (長子)

母親在子女鼓勵下，花一年時間，像刻鋼板似地每週一篇，用鉛筆一字一字寫下感人的生命故事。很感謝妹夫耀欽送母親電腦、母親的長孫宗漢送祖母手寫輸入板，特別感謝二弟光德，每當母親寫好一篇回憶，光德儘管白天上班辛勞，回到淡水家還是立即坐在電腦前，一字一字地把母親工整的鉛筆字打成電腦字。

民國九十九年夏天到隔年夏天，整整一年，我們兄弟姊妹、女婿、媳婦、內外孫，每週都期盼早點讀到等母親一篇一篇新出爐的奮鬥故事。光德透過電子郵件傳給兄弟姊妹，再轉傳給內外孫，篇篇都在子女、孫輩心中激起感動與迴響，當然，更多的是敬佩。

母親只受過日據時代四年小學教育，她如何懂得那麼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她如何知道用討論、講理來與孩子溝通？在母親回憶錄中提供了答案：幼年家庭薰陶與一生的不斷求知。

母親出生自鹿港士紳家庭，自小受曾在文開書院任助教的祖父薰陶，父親任職警界，熱愛漢文，且喜吟詩作對。因生母、二媽均早逝，母親受禮教深厚的祖母啓迪甚多，包括女子應守的婦德，以及許多閩南諺語、格言，均得自疼愛母親的祖母傳授。正因為出自文化底蘊不薄的家庭，雖因太平洋戰爭激烈，美機空襲，隨父母避難埔里山中而失學，且自此除與父親上過一年國語補習班外，未進正規

學校受教育，但熱愛閱讀的習慣早已形成，且一生未曾稍減。

母親追求幸福的意志非常強，這應該是源自天性。母親提到兩次被送給親戚的經驗，都因母親激烈哭鬧反對，得以重回生父母懷抱。母親如果是認命、軟弱、順服的女性，很可能不在蔡家成長，會出現完全不一樣的人生。回憶錄中看到母親因無法忍受三媽壓制，遇到可託負終身的外省男子，不顧雙親與大姊的強烈反對，用智慧獲得家族長輩與空軍分隊長、鹿港警分局長的支持，終於讓父親點頭，成就本省、外省通婚的美事。當

時母親還未滿十八歲，就決定做命運的主人。

母親爲了幸福與自由，嫁給外省籍的空軍士官長，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不到四年時，這樣的抉擇風險很大，甚至有長輩詛咒，若婚姻能維持三年，願意割下自己的耳朵。所幸，有最疼愛母親的祖母和姨婆默默祝福與鼓勵，使母親有勇氣進入完全陌生的外省軍人與軍眷的世界，而更幸運的是，這位來自四川的空軍阿兵哥，是個性溫和、沒有大男人思想、百分之一百愛妻愛家的男子。母親一篇一篇回憶，就是寫下與同是離開原生世界的外省

阿兵哥，相依爲命，同心護持，生兒育女，創造幸福的過程。

我身爲長子，按理說對家庭經濟長年入不敷出，父母必須不斷打工、兼差賺外快貼補家用的歲月，應該早已知悉，實則不然。母親與父親似乎早有默契，不讓孩子知道家裡經濟困窘，總希望孩子專心求學、快樂生活。我在童年與青少年時從未聽到父母唉聲歎氣，或愁眉苦臉，記憶中雙親永遠通力合作，分工家事，特別是父親，總在母親忙裁縫或當幼稚園保母時，下廚做菜，或幫母親修改衣服。因此，我與弟弟妹妹長大後回憶童年與

青少年的家庭生活，都是美好記憶，並沒有因物質匱乏留下任何陰影，即使是全村最後買冰箱與電視機的家庭，我們兄弟姐妹都覺得童年生活精神十分富足。直到我上高中後，看到母親打掃眷區公廁，母親與弟妹風雨無阻，到一公里外的老梅海邊關抽水馬達，才感受到雙親持家的辛勞，以及支持我讀高中之不易。記得高中與大學時，每逢情緒低潮，總會浮出母親夜晚在縫衣機前埋頭工作，乃至不斷打瞌睡硬撐的畫面，於是精神為之一振，不敢鬆懈或沮喪。

母親書中提到大妹春蘭護校畢業，上班第一個月起就按月把一半薪水寄回家，以減輕雙親負擔，本來，這個分憂的責任理應由我先挑，卻由大妹提前挑起，甚至犧牲自己上大學的機會。我唸大學四年，除三個暑假在核一廠打工外，上課期間，從未兼差賺錢，一直過著饑渴求知的大學生活。對照當時爸媽的經濟壓力，以及大妹的孝心，我實在得到雙親過多的愛護，以及大妹的支持。每想起大學自由時光，固然覺得甜美充實，也深感慚愧，覺得當時應該打工，減輕父母負擔，因而至今我對大妹長懷無法回報的感激。母親書中描述二妹春芳幾

年後，唸大學半工半讀五年，減輕父母經濟負擔，甚至不畏長途通學的辛勞，春芳也比我體貼父母多了。

母親把改變命運，追尋幸福的希望全部寄託在讓孩子受更好的教育。正因為這一心願很強，所以遇到任何艱困與挑戰，毫無所懼，都能與父親連手克服。母親在書中提到她的教育信念是教好老大，弟弟妹妹就會以老大為模範，正當做人，求學上進。我身為老大，小時候老是到野外或海邊嬉戲，常忘了用餐時間，惹母親擔心與生氣，當然也召來斥責與體罰，我過不惑之年後，回憶過往，會帶幾分抱

怨的對母親說：您打在我身上的戒尺，比打在四個弟弟妹妹身上還多，這時母親就會說她教好老大的教育哲學，我才了解母親的苦心。在我們五兄弟姊妹的記憶中，教我們做人做事道理的是母親，父親慈愛寡言，一生以身教薰陶孩子。

母親克服逆境的精神力量，除了天性、家教與抗戰後期與光復初期的艱苦環境歷練外，民國五十五年受洗成為天主教徒後，信仰也給母親很強的精神支持。至於父親，民國三十八年來台時，行囊中就有一本從大陸南通浸信會帶來的聖經，我直到四年前請

父親回憶往事時，才從父親口中得知，父親每日祈禱，數十年如一日。母親每天清晨除向聖像行禮外，一定不忘念玫瑰經，要不是去年夏天父親中風，雙親風雨無阻，每週日一定搭社區巴士，到鎮上天主堂望彌撒。雙親心中有天主、耶穌基督與聖母保佑，自無畏人生任何風雨。

母親期待子女多受教育，自己也熱愛吸收新知，本書原本沒有介紹求知這一篇，是我不斷懇求，母親才勉強同意寫，她不希望讓人覺得是在自我炫耀。母親性格中還有一面，書中未提，我覺得應該介紹，就是關心公共

事務、熱心助人。許多鄰居媽媽心裡有委屈，常找母親傾訴，母親在眷村裡是很多人能信任的傾聽者，許多眷村第二代晚輩，很喜歡找唐媽媽談心。近十年母親與父親住在淡水，子女與孫輩都不需煩心，母親對國家大事的關心更甚當年，除了看電視新聞外，每天必看報紙社論、言論版與副刊。有時看到政治問題嚴重，甚至會半批評半鼓勵地對我說：光華你學政治，應該從政，去把政治改好。我拒絕母親的提議，告訴母親，因生性不忍與人競逐權力，非常不適合從政。沒想到別人的母親多勸子女遠離政治，我的母親卻常勸我從政。看來母

親可能因自小受祖父啓蒙，關心朝代治亂興亡，才會如此高度關心政治。

讀母親回憶錄印象最深的部份，就是母親真心感謝在她與父親養育孩子過程中，所有曾經幫助我們家的貴人，從結婚初期熱心介紹打工機會的本省房東女兒、早期台南眷區裡母親心中的外省姊姊們，搬到老梅眷區後的好多位本省與外省媽媽、天主堂的巴神父、多位空軍部隊長官、預官徐振國先生與充員戰士王先生等，都曾在不同階段，給過雙親和我們兄弟姐妹重要的支持，沒有這些支持，父母恐怕無法栽培五個孩子受比較好的教育。

去年七月父親中風，母親第一次徬徨失措，雖然我們五兄弟姊妹通力合作，支持與陪伴母親，當時好幾位老梅眷區的長輩與第二代，不斷關懷與鼓勵，才使母親重回安穩。對這些眷區長輩與同輩，我衷心感激。互助的眷區文化，並未因時間的長河沖淡，也未因拆遷而蒸發。

母親的故事可以說是台灣一代人的故事。在不平凡的時代，使平凡的母親顯得非常不平凡，特別是書中反應出的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關係，從誤解、拒斥，到了了解、接納與融合的變化，

是台灣過去六十年族群融合史的縮影。

民國五十年以前的眷區，外省太太居多，母親很容易就融入並得到許多年長的外省太太協助，而母親也進退有節，得到外省太太的友誼與協助。母親管教子女嚴格，也有身為本省女子希望贏得外省人尊敬的心理，母親不希望外省太太看不起本省人。隨著回娘家次數增加，娘家親戚，特別是外祖父母與大姨媽，目睹母親生活幸福，子女教育不錯，原來的反對、擔心，轉為放心與接納，看到這位外省阿兵哥女婿與妹夫非常木訥，忠厚老

實，全心疼愛妻小，更覺放心與欣慰。我記憶中，無論是回彰化和美外公、二舅家，或梧棲大姨媽、大溪二姨媽家、八卦山三姨媽家、員林五姨媽家，爸媽都得到熱情的接待，不再有絲毫歧視與拒絕。童年與少年時候的我，每回跟母親或雙親到幾位姨媽家與舅舅家玩，都感受到姨媽們與母親手足情深，我的許多表兄弟姊妹對我也十分親愛。童年在梧棲漁塢、海邊與表哥們嬉戲的興奮畫面，如今仍歷歷在目。

我對慈祥和藹的外曾祖母與外公印象猶深，母親書中提到外公隻身到老梅

探視遠嫁台灣最北偏遠海濱的四女兒，我也有難忘的印象，寡言與和藹的外公溫暖的眼神，好像有無限的感情藏在心裏，讀母親的回憶錄後，我才知道，外公深情的眼神中或許還有幾分對當年強烈反對母親婚事的歉疚。

我最後一次見到外公是在和美舅舅家，這時外公已年過七十，罹患鼻咽癌，坐在藤椅上，手拿古書，我站在他身旁，他精神抖擻地唸給我聽。母親回憶錄中提到強烈反對母親嫁給父親、阻擾外祖父與母親連繫的三媽，是我的外祖母，我隨同母親回和美時

曾見過幾次，已感受不到排斥，顯然母親教育子女成功，化解了外祖母剛硬的心。

讀完母親的回憶錄，我只想說一句話：敬愛的母親，感謝您送給兒孫無價的禮物，我們以您與爸爸為榮，會以您和爸爸為榜樣，仁厚傳家，無畏艱難，代代延續。

孩子的話之二：媽媽的縫紉機 / 春蘭 (長女)

身為長女，和哥哥相差四歲的我，個性內向、怕生，總是黏在媽媽身邊，因此小時候得到爸媽較多的照顧。

記得高中住台北學苑的哥哥，每兩星期回家一次，我總是陪著媽媽到楊老闆的肉攤，買十元豬肉回家加菜，唸護校時住校，學校規定每個月才能回家一次，總是在星期天早上六點起來，到河邊去找早已出門到河邊洗全家大小衣服的媽媽，陪著她一起回

家，在路上我們總有說不完的話，對爸媽的辛苦，自然比年幼的弟妹多了一些體認。

在沒有電視、冰箱的年代，家中客廳除了一張桌子，幾張椅子，就是一台縫紉機，靠著十六歲在成衣廠的工作經驗及兩本買來的裁剪指南自學，媽媽幫鄰居做衣服，幫部隊的阿兵哥修改軍服，賺錢貼補家用，常常累得一邊車衣服，一邊打瞌睡，年幼無知的

我還叫她去睡覺，媽媽抬起頭，揉揉眼睛，打起精神，繼續踩著縫紉機。

媽媽的縫紉機，陪著我成長，讓我們得以溫飽，更讓我的童年留下許多美好回憶，這些回憶充滿了媽媽的智慧及對孩子的愛。

小時候我有四件媽媽親手縫製的衣服，至今仍印象鮮明，一件白色的蓬蓬裙，是幼稚園參加學校舞蹈表演「賣花姑娘」，穿上它，臉上畫著淡妝，頭上戴上髮飾，真像小公主。另一件和妹妹同樣花色，不同款式的大花洋裝，低腰、蝴蝶結、別緻的領

子，穿去參加爸爸空軍防校同學會，姊妹裝贏得不少讚美。

小時候舅舅結婚，媽媽到淡水街上買了塊綠、白相間的格子布，憑著巧思設計出同系列，不同樣式的洋裝和襯衫，帶著四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孩回彰化娘家。

國中時，參加老梅國小同學會，沒錢買新衣，媽媽用美援捐贈的大衣，一針一線的拆掉，重新裁剪，做成一件有別緻口袋的短大衣，愛漂亮的我，在一群穿卡其制服的同學中拍下一張美美的合照，至今這張照片還珍藏在我的相簿裡。

這樣的成長過程，讓我和媽媽很親，無話不談，相處中，發覺現在的爸媽，像被需要關愛的小孩，煮好吃的家常菜，陪他們聊天，帶他們到郊外踏青，吃吃小館，陪他們看醫生，讓他們有好的生活品質，是我現在能做的。

每次坐捷運回淡水的路上，遠眺觀音山，覺得自己很幸福，結婚後有美滿的家庭，五十六歲了，還有娘家可回，更加珍惜每一個回娘家的日子，把握每一次陪伴爸媽的機會，以前他們無怨無悔的照顧我們，現在換我們好好疼惜他們，就像照顧我親愛的孩

子，這麼做不為什麼，只為讓自己將來不要有「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

孩子的話之三：故事一直說下去 / 春芳 (次女)

媽媽的書要付印了，真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二年多前媽媽開始一筆一畫、一字一句的慢慢用筆寫在稿紙上，大弟再利用下班休息時間幫媽媽一鍵一鍵的敲進電腦，讓媽媽沒有後顧之憂，不用擔心愛罷工的筆電常常做怪。我們都是她最忠實的讀者，大嫂的回饋總是又快又溫馨，媽媽說家人的鼓勵是她持續動筆不可缺少的動力。去年八月父親節過後爸爸的一場病，迫使幾近完成的書不得已停滯下

來，爸爸在媽媽的悉心照顧下恢復的很好，半年後這本書的收尾工作才得以再次啓動。由於媽媽說的故事都是自己親身經歷，特別真實、也特別感人，就像一部部有畫面、有音樂、有色彩的電影，令人動容。

由於是全職媽媽，我一向非常積極參與二個孩子學校的活動，舉凡家長會、志工家長等，現在還是每週固定時間到住家附近小學帶活動，承襲了媽媽一向樂

於助人的熱情。記得小學的教務主任林顯騰老師非常熱衷於舉辦遊藝活動，另外每年還會參加鄉鎮舉辦的文康競賽，再加上眷村小朋友經常到部隊勞軍表演，有很多很多開開心心上台表演的機會，小四起獨挑大樑的「王昭君」一跳就跳了好多年。媽媽除了總是在後台為小朋友化妝打點以外，還樂於親自為表演者縫製服裝或準備道具，忙得團團轉，不就正是學校愛心媽媽、志工家長的先行示範嗎？

因為關心初次離家在台北讀高中的哥哥，媽媽親自寫信給住台北的堂妹請她幫忙安排，二位再一起到老師家中，讓哥哥的老師感動到不行。為了我高中時

成績明顯退步，媽媽又再度放下手邊所有大大小小事情，花了一整天的時間，轉好幾趟車，花好多車錢，不辭辛勞的到學校去當面請教導師，希望能了解並協助我這個成天做夢的孩子。當年媽媽每天有空都會收聽中廣白茜如小姐主持的「我們的家庭」廣播節目，四十多年前媽媽就有了加強親師溝通的先進觀念並付諸實行，現在想想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媽媽的勇氣與智慧。

至於我們親愛的爸爸在民國三十八年二十四歲來到台灣，和媽媽相識相戀成了家，十年內五個孩子陸續報到，註定一輩子要為這個家庭辛苦打拼，才能夠讓家人三餐溫飽。除了正常軍職當班之

外，還要想盡辦法兼差賺錢養家。印象中爸爸不當班的時候都是由他下廚，爸爸總是像魔術師一樣餐餐都能變出好吃的菜餚，餵飽五個飢腸轆轆的小孩。加上任勞任怨的媽媽縫補衣服、手工編織貼補家用，媽媽背著孩子一邊踩踏縫紉機、一邊打瞌睡的畫面，永遠印烙在我們的心底。就算如此辛苦，孩子開學註冊前往往還是捉襟見肘，只好開口向朋友借錢，向長官預支薪水。

身處如此重擔下的爸爸一輩子從沒跟媽媽大聲說過話，也從未曾責備過五個孩子半句話。孩子不是都會有調皮的時候？不乖的時候？青春期叛逆的時候？我們家應屬我最外向活潑、愛玩、愛交

朋友，比較讓爸媽操心。印象中媽媽經常唸我放學回家怎麼只見書包飛進來，人就不見了？清明節帶二位弟弟四處到人家墳前猜墓粿，鞠一個躬就可以領到一毛錢，自以為有趣、自以為聰明反而惹惱了媽媽，讓媽媽非常傷心。小時候吃飯時間眷村媽媽們吆喝孩子們回家吃飯的陣仗，天天上演，我家媽媽這時也跟大家一樣輸人不輸陣，想像那個畫面，真是非常有趣！

因為媽媽無微不至的照顧，爸爸的健康恢復得很好，家裡目前雖然有了阿妮的幫忙，照顧爸爸的事媽媽幾乎不假手他人，都是親力親為。一位醫師這樣形容：年紀這麼大了，還能如此不離不

棄，這不就是愛情最偉大的地方？現在爸媽年紀大了，應該換成我們來照顧他們，每當自己穿得暖和的時候常會想到爸媽穿得夠不夠？會不會穿了一大堆衣服卻不保暖？當自己腳上穿著舒適的鞋子，也會想到爸媽穿的鞋子舒不舒服？會不會卡腳？媽媽對家庭、對子女的無私奉獻就是給我們最最珍貴的資產，同時也是最棒最好的身教，謝謝您！親愛的爸爸、親愛的媽媽！

孩子的話之四：傳家之寶 / 光義 (三子)

民國八十九年，臺灣最北端的空軍眷村——老梅銘德一村拆除夷為平地後，我們似乎也失去了共同的記憶。想想，真令人傷感！

幸好，二哥利用民國九十七年金融海嘯難得的偷閒期間，在他的部落格以「銘德一村的野孩子」為題，以數十篇短文生動活潑的呈現了當時屬於我們愉快的童年生活，也串起了老梅眷村散居在世界各地遊子的共同回憶——大海、沙灘、鄉間小路、田埂、

大樹、小溪、水井邊...都是我們嬉戲玩樂的天堂，是的，只能以天堂來形容了。

不久，媽媽也在大哥、二哥及全家人的鼓勵下，勇敢的提起筆寫下一篇一篇精采的回憶錄。在二二八事件後不久，本省姑娘嫁給外省軍人何其不易，從這裡看得出媽媽對爸爸堅定的愛情；而在那艱困的年代裡，五個子女相繼出生，爸爸媽媽無怨無悔的為家庭付出，令人動容；在三餐僅能溫

飽的情形下，爸爸媽媽仍想盡辦法讓我們都能受到完整的教育，更是我們日後教育子女的最好榜樣。

我一直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從小到大從沒有感受過任何經濟的壓力，可能是爸媽哥姊都幫我頂了下來；也沒有感受過強大的升學或考試壓力，可能是爸媽從沒有要求我們要考上頂尖的學校，一切順其自然，就連司法官特考、律師高考落榜了多次，他們也從不過問。

從媽媽回憶錄的字裡行間，看得出來當時的日子雖然清苦，但媽媽的心靈是滿足的；每每遇到經濟的困境、身體的病痛，都能因貴人相助而逢凶化

吉、迎刃而解；書中充滿了溫暖與感恩，這又何嘗不是爸媽平常待人處事所種得的福分。

爸爸媽媽雖一生清苦，但心靈則相當富裕，在最苦的時候，我常常會聽到爸爸跟媽媽說，「船到橋頭自然直」、「兒孫自有兒孫福」，六十幾年來，果然衝破了無數逆境，兒孫滿堂，子女幸福！媽媽不會說教，爸爸更不擅言詞，但他們的身教其實已深深的影響了我們子女五人，譬如：待人處事（誠懇、善良、正直、盡本份）、生活態度（勤儉、知福、惜福、感恩、樂觀）、教育觀念（尊重、開放、民主）等等。其實，不只

影響我們子女五人，在十一個孫子裡，我也看到了同樣的影子，希望我們代代相傳。

小時候，一角錢買二顆圓糖、生日的孩子以二顆煮蛋代替蛋糕（沒生日的一顆）、過年的新衣是買新的制服...，都讓我們充滿期待，沒有任何怨言。

年過五十，回頭看著自己的三個孩子，他們不僅沒有我們當時那麼快樂的童年，更永遠無法體會爸爸媽媽那段清苦的日子。幸好，媽媽以平鋪直敘、淺顯易懂、充滿感恩的文字，栩栩如生的將當時的生活點滴活靈活現的呈現出來，孩子們則充滿期待的翻

閱每一篇故事。哈！這比我講一百遍「以前古老的故事」還受用，讓孩子們輕易的走進了大時代的小故事裡，媽媽的生花妙筆令人佩服！這真是一本最好的「傳家之寶」！

孫子的話：咬牙築夢 / 宗浩 (孫)

曾經提議《咬牙築夢錄》作為阿嬤回憶的書名。

因為，在阿嬤的回憶中，在一個戰後百廢待興的年代，和在亂世中離鄉背井、白手起家的爺爺一起，共同打拼，咬緊牙關面對環境的種種考驗，在物質艱苦的生活中創造了高貴的精神生活，與鄰為善、正直誠信，對孫輩的我來說，不啻樹立了千金不換的人格榜樣。

在回憶錄中，看到爺爺阿嬤的堅強與慈愛，讓我明白人心的美善，並不是外在的壓力可以剝奪的；生命的力量，也不是外在逆境可以消滅的。

我也想到沉默寡言的爺爺，有些情感沒有化為文字，卻也是「咬牙築夢」的過程。想起一次和爺爺聊天時，問到兩岸開放探親時，爺爺有沒有很高興？爺爺說：「高興？有什麼好高興。父母都不在了，有什麼好高興。」

的。」短短幾句話，讓我每次回想起來，都不禁淚下。

是啊！豈只「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的心情，爺爺阿嬤經歷的風風雨雨，又有多少是數十年後的我們難以體會的呢？

我想，阿嬤的回憶錄是一個傳承生命信念和力量的寶，讓我們帶著愛與勇氣來面對另一個時空的挑戰，創造和延續愛的光芒。順境時惜福感恩，逆境時咬牙築夢，如祖父母一樣。

孫
宗浩

民國一百零一年春，寫於指南山

我的三個媽媽

一九三四年，我生在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彰化，和美伸港，祖籍鹿港。

出生時，我是家裡第四個孩子，還有一個雙胞胎妹妹和我一起來到這個世界。

當時，我們鹿港蔡家在地方上頗有名望，家境不錯。

我的母親，生了大姊、二姊、大哥、三姊，然後就是我和五妹。



左至右：三姊、大哥、爸爸、我、二媽、大姊。

生我那年母親三十五歲。五個孩子帶起來非常辛苦，雖然有丫鬟可以幫忙，可是母親身體還是很虛弱。在妹妹和我滿週歲，剛剛學會走路時，有一天她去鄰居家探視一位病危的老太太，回來之後兩天，風寒引起感冒，變成急性腦膜炎。發病到過世只有短短九天。

當年母親才三十七歲，大家都束手無策，沒有辦法接受母親突然去世的事實。

聽說母親的遺體運回鹿港老家，安置在客廳旁邊，三姊那時才四歲，不懂母親已經過世，一直哭叫著：「媽媽起來！不要睡覺！我要你帶我去

玩！」三姊一直搖母親的遺體，旁邊所有的大人，看了都哭成一團。當時大姊只有十歲，二姊九歲，大哥七歲，三姊四歲，我和妹妹才一歲半。

那時父親當警察，公事很忙，把母親的後事辦完沒多久，經過介紹，就娶了第二個太太，就是我們的二媽。

二媽要進我們家以前，我雙胞胎妹妹就已經送給柯家做養女，二姊也送給大姨媽，因為大姨媽不能生育。

本來家裡是想把我送給柯家當養女的，可是我到了柯家一直哭，一直哭，哭到人家受不了，就把我送回來，換了雙胞胎妹妹去。

二媽嫁到我們家那一年是二十八歲，她人還不錯，我和三姊都是她帶大的。大姊、大哥偶而會和她因意見不和起衝突，不過還好不太嚴重。

一九四四年，八妹兩歲多的時候，二媽不幸患了肺結核去世。她嫁到我們家剛好十年，得年三十八歲。留下了三姊和我，還有二媽生的四個孩子，包括一個弟弟、三個妹妹。

二媽過世後我們的日子就很不好過了。

一九四五年，中日戰爭打得最厲害的時候，台灣被美軍的B29轟炸機炸得很慘。那時我們一家住在台中，父親

在一家輪胎株式會社上班。父親沒辦法照顧這麼多孩子，只好把兩個小的暫時寄養在阿姨和朋友家。當時三姊剛剛小學畢業，我才要升五年級，弟弟七歲、六妹五歲，父親一個大男人帶著幾個小孩，還要上班。家事三姊可以挑起來，但是好多事情不是我們小孩能做的。家庭生活、開支控管千頭萬緒，沒有一個女主人主持，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在這個時候，鄰居的陳伯伯介紹一位二十七歲的陳小姐給父親。說她願意嫁給年齡較大的男人，因為當時許多年輕人都被調到南洋去當軍伕了。

陳伯伯帶她來看我們的家庭和小孩。那時我和三姊、弟弟、六妹剛好在吃中飯，陳伯伯告訴她：「這個家還有兩個女兒寄養在別人家裡，到時候要帶回來，妳要考慮清楚。」她想了一下說：「只要兩個小的不帶回來，我就答應嫁給他。」陳伯伯把她的條件告訴我父親，父親考慮了兩天後，竟然答應了她的條件。

那時三姊已經很懂事了。她覺得父親這樣做對不起兩個小妹妹，跟父親力爭，可是父親的理由是：「現在是非常時期，家裡沒有一個大人，空襲警報一響，我在辦公室就急得不知怎麼辦才好，想到你們幾個小孩自己在家

裡，你知道我有多擔心嗎？」三姊雖然不願意，可是因為父親的堅持，她就不再反對。沒有多久，陳小姐就成了我們家的第三位女主人。

戰爭越來越嚴重，戰鬥機時常到我們家附近巡邏，因為我們家旁邊就是糖廠，機關槍的掃射聲好恐怖，三媽非常害怕。

有一天我五叔從南投縣埔里鎮北山坑來我們家看新嫂子，一見面，談得很投機。話匣子一打開，就是中日戰爭的問題。後來談到空襲，三媽告訴五叔：「我們住的地方離糖廠很近，糖廠也是敵機想要破壞的目標，我很害怕，家裡有這麼多人，實在很擔

心。」五叔聽了以後，就建議她說服我父親，把全家人都疏散到他住的地方-北山坑-四面環山的一個小村莊。五叔在那裡開一家製造「棕」的小工廠（當時「棕」可以用來做蓆衣、刷子等物品）。

三媽建議把家疏散到五叔那裡，本來父親不贊成，因為這一大家人，還有奶奶，而且奶奶還裹小腳。如果要搬到山裡，父親必須把工作辭掉，這樣一來沒有了收入，這麼多人要吃飯，生活費用也是個問題。父親說：「打仗不知道還要打多久，如果搬到山裡去，積蓄用完了怎麼辦？先考慮清楚再說。」五叔走了以後，三媽一再要

求父親搬到山裡躲警報。父親熬不過她，只好答應。

一九四五年剛過完新年，我們一家八口，僱了一輛大型搬家公司的車子，一路躲了三次警報，好不容易天黑時，才到五叔住的地方。從那天開始，我們一家在山裡過了八個月永生難忘的日子。

記憶中的大哥



左至右：母親的丫鬟、大姊、祖父、我、爸爸、三姊、五妹、大媽（我的親生母親）、大哥。
（攝於一九三四年）

大哥是我親生母親所生的唯一的男孩。我上小學一年級時，他已經在唸台中一中了。

日治時代沒有初中、高中的分別，小學畢業就直接考中學。那時父親在彰化和美工作，和美是個小鎮，大哥能考上台中一中，家裡的人，還有他的老師、校長都非常高興。

記得大哥暑假從學校回來，父親送他一台小型電影放映機，還有小小的照

相機，他很快就學會操作，然後就玩起開電影院的遊戲。

家裏後面有個起居室，大哥在那兒放了一張書桌，再把放映機放在桌上，就可以準備開始放電影了。

那時我一年級，三姊三年級。大哥要我和三姊去邀鄰居的小朋友，和我們自己班上的同學。電影放映每次觀眾只能容納十五人，多了就宣告客滿。一張票價一角錢是收著好玩的。放的影片是日本卡通，片名是「忍者」，主角的名字叫做「猿飛佐之助」。那電影非常好看。每場看完，小朋友都還想再看，但是大哥玩的時間有限，

因為他的功課很忙，只好和大家說：明年暑假再見。

他在一中三年，暑假回來都會抽空帶我們玩，還會幫我們照相。以前的照相機，照好相需要拿到暗房去沖洗，不像現在那麼簡單。大哥不到二十歲，但很聰明，只要看到有興趣的東西，他都會去學，比如放電影、照像，後來還去馬場學騎馬。

放電影、照相是大哥在台中一中暑假回來帶我們小朋友一起玩的事；騎馬表演則是他讀熱帶醫學院畢業，在家待命的時候發生的。

那時鎮上有一個豐年祭，需要很多節目，他就報名參加。大哥騎馬的技術好到他坐在馬背上，一邊奔走一邊可以從馬背上滑下去，抱住馬的肚子，讓馬背上看不到人，馬還是一直往前跑。大哥的表演讓馬路兩邊的觀眾都看得目瞪口呆，我們覺得大哥好厲害。

大哥之所以去讀熱帶醫學院，是因為二媽說家裡人口多，父親是公務員，收入只夠家用開支，沒有能力讓大哥讀大學。本來大哥的老師勸父親讓大哥去考台大醫學院，因為以大哥的成績一定可以考上，將來畢業也會是一個醫生。可是二媽的話讓大哥很失

望，以後也就不再提考台大醫學院的事。

後來二媽看到報紙廣告，知道日本軍中成立一所熱帶醫學院，是公費的，只要讀三年就可結業，然後到南洋實習三年，回來就可以拿醫生執照，開診所。二媽把報紙給父親看，父親再拿給大哥看。一心想當醫生的他，就這樣去參加熱帶醫學院的考試，很順利的考上了。畢業後，到南洋實習，沒想到船被美軍打沈，我的大哥就這樣走上死亡的命運。

直到現在，三姊還在抱怨二媽當時的提議。

山居生活與大哥的噩耗



照片左起：我、大哥抱著六妹、三姊、父親、
丫環、二媽抱著七妹、居進弟弟。

搬到埔里北山坑，五叔安排我們一家七口住在一幢木造的房子裡。房子裡有一張大床，奶奶和我們四個小孩擠在一起，父親和三媽則睡在雙人床上，可是全部的人都在同一個房間裡。在這種非常時期，大家都只好委屈點。

為了節省開支，五叔建議我和三姊跟他的三個兒子學習撿柴、抓魚、拔木耳、採草菇。那時候山裡的學校已經

處於半停頓狀態，我的轉學證明書搬家時不小心弄丟了，所以就沒有再去學校。為了生活，和三姊每天從天亮到天黑，工作都排得滿滿的。

首先要準備好檢柴時裝柴用的框架（粗鐵絲編的）和扁擔、抓魚用的竹簍（每個人需要十個）、以及採草菇和拔木耳用的大一點的麵粉袋。一切準備就緒，就開始工作。

上午吃過早飯，我和三姊就跟堂哥三兄弟一起走到對面的山上。中間要經過一條很寬的溪，大概要五十分鐘左右才會到山頂。那邊都是樟腦樹，還有一家小型的樟腦製造廠，工人把樟腦樹砍下來，大樹拿來榨油，小樹枝

就不要了。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小樹枝撿起來，裝滿鐵絲編的框架，然後挑回家。我們五個孩子常常比賽看誰先到家，我每次都走在三姊前面，她常常因為她的力氣不如我而覺得很慚愧。

從山上回到家，已是午後一點多。吃飽午飯休息一下，接著就是炒米糠。在鍋裡把米糠炒得香香的，然後再和稀飯拌在一起，做成湯圓，放在竹簍裡面。黃昏時，就拿到溪底。小溪的水很淺，我們先把小石頭搬開，把竹簍的口向上游放好，簍子四周再用小石頭輕輕壓好，不要讓竹簍被水沖走。每個人放十個竹簍，所以黃昏時

溪底很熱鬧，很多人都在做一樣的事情。竹簍放好以後，大家就都回家，等明天早上天亮時把竹簍收回來，把裡面的小魚小蝦放到盆子裡，每次收成的分量大概可以讓一家七口吃個兩天。

收回竹簍之後才可以吃早飯，飯後休息一下就先挑水，挑完水，就上山撿柴、木耳和草菇。

如果有一天下了大雨，第二天天晴時，我們就會和堂哥三兄弟一起走過吊橋，到對面的深山裡面拔木耳、採草菇。蛀掉的大木材上面，會長出淺紫色的草菇，木耳是另一種樹上面長出來的。我和三姊都可以拔到麵粉袋

半袋以上，大家滿載而歸。回到家把木耳、草菇倒出來，放在一塊大板子上曬太陽，乾了以後慢慢吃，因為必須等到下次下大雨的時候才會再有草菇和木耳可採。

山上的八個月，就在忙碌中度過。

這段時間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大哥在二媽去世沒有多久，離開台中的家，去當日本的志願軍，到南洋做軍醫。不幸的是，從高雄登船，離開沒有多久，就聽說被盟軍的轟炸機炸沉。因為事情只是傳說，還沒有接到軍中的通知以前，父親還是抱著希望，希望大哥可以平安回來。可是不幸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我們搬到山裡

沒多久，就接到了大哥的戰死通知單。

父親所受的打擊可想而知，連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眼淚都流乾了，他一再後悔當初讓大哥去參加志願軍。

命運真是作弄人，船沉下去的時候，和大哥在一起的一位同袍也是台中人，他就非常幸運。船被炸開，有人被炸死，有人掉到海裡，他就是掉到海裡的幸運者，靠著抓住海面上漂浮的東西，一直到有船靠近，把他們救起來，帶到船隻所屬國，養好傷以後，就送他們回自己的國家。

這位幸運的台中人回到家時，日本已經投降了。他的父親和我父親是好朋友，這位幸運先生回到台灣，很快就來看我父親，把當天船被炸沉的一刻，大哥逃不出來的原因告訴父親。父親聽了以後，泣不成聲。

大哥是我們兄弟姊妹心中的偶像，失去了大哥，等於失去了我們家一根大柱子，到現在，提起這事大家都還很難過。

勇敢追求幸福

認識外子本昌是在我姨丈店裡，他遞紙條表示要跟我做朋友，姨丈也很贊成。因為他看起來很老實，長得又高，帥氣十足，方頭大耳，是老人家最欣賞的類型。可是大姊、父親，還有許多親戚都反對，只因為他是外省人。還是個阿兵哥。

民國四十年代，二二八事件剛發生不久，台灣人都很反對自己的女兒嫁給外省人。



我的奶奶。

以前的女孩子在保守的社會裡不可以隨便交男朋友的，會讓人看不起，所以姨丈一個人贊成是沒有用的。於是我去問奶奶（照片上頁）的意見，奶奶說：「沒有看到人，沒辦法提供意見。」怎麼辦？

有一天下午，我故意帶奶奶到鹿港中正路姆婆（祖父的嫂子）家，因為每天晚餐過後，外子和他三個防校同學一定會經過姆婆門口。時間到了，他們快到門口時，我就躲在門後面指給兩位老人家看，告訴她們那四個人當中第幾個就是他，不知道她們覺得這位男子好不好？兩位老人家看了以後

都非常滿意，於是我們的交往就通過了老人家這一關。

接著是大姨媽。

大姨媽說：「我沒看見人，沒理由說話。」我只好和大姨媽商量，安排時間和他見面。

大姨媽建議清明節到她老家吃春捲。她老家在中正路上福興派出所的隔壁。姨媽見過以後也很欣賞，主要原因看他很忠厚老實，問他的問題都實話實說。其實當時旁邊有一位吳小姐幫忙翻譯（吳小姐是我姨丈店裡的會計小姐），不然雙方語言不通，是很難溝通的。

可是父親和大姊還是很生氣，已經結婚的大姊說幾位老人家：「小女孩不懂事，您們還一起起鬨。」就把我帶到台中她家，不讓我回來了。臨走時，我偷偷把大姊家的地址告訴吳小姐。那時，吳小姐也是外子他們幾個朋友想要追求的對象。

到了大姊家，大姊送我一枚一錢重的戒子，然後叫我不再想嫁給外省人這件事了。大姊說：「聽說大陸男人都早婚，萬一他在大陸有太太，你怎麼辦？還是聽話嫁給本省人吧。你如果肯改變心意，嫁給本省人，結婚時我會送你全套的黃金項鍊、戒子、耳

環、手鍊。現在你先住在我家，不要回鹿港，久了，他就會死心的。」

我什麼也不敢說，只好住下來。

有一天接到吳小姐的信，信中說：「自從你離開鹿港以後，他每天都無心工作，無精打采。他很想念你，你是不是可以想辦法回來？你姨丈也叫我這樣告訴你。」這封信被大姊收到，她大發雷霆，罵我：「你為什麼要告訴他我家的地址，萬一他跑到我家找麻煩，我怎麼對得起婆家的人呢？」

被罵以後，我夜裏偷偷的哭泣，想到吳小信上的話，輾轉睡不著。一直在想是不是該說服大姊讓我回去？

大姊很怕外子按照地址出現在她家，場面會很難堪。所以當我和她商量，可不可以回鹿港問問吳小姐和姨丈的意思時，大姊勉強答應讓我回家。於是我離開台中，回到鹿港。

回到鹿港，先到姨丈家和吳小姐深談以後我才回家。

父親看到我回來就問我：「你和他的事情要怎麼處理？我是不會答應的。」為了想要和外子做朋友，本來我有一份做衣服的工作，現在也沒

了，整天呆在家裡失魂落魄。父親看在眼裡，也覺不忍。

有一天父親對我說：「你找那位吳小姐，通知他約一個時間到家裡來，好好的談一談。」

我聽了以後心裡暗暗的高興。

那時父親上班的地方是在離鹿港走路一個多小時的村莊，叫頂番婆，他在那裡的派出所當警察。以前不像現在，一通電話就可以討論事情了，平常都是用走的。所以父親交代我的事，只好第二天一早就出門，到姨丈店裡找吳小姐商量。吳小姐再去他的

部隊找他和他的同學商量，訂個時間到我家見我父親。

為了讓這事容易些，他們找了一位在部隊裡服務的本省籍士官黃奇淼先生陪同。先談了一個多小時滿開心的，可是一進入正題，父親就告訴他：「如果你能拿出兩萬元聘金，我就答應這婚事。」

他聽了父親的條件，整個傻住了。他對我父親說：「我的收入一個月連福利金才一百二十元，沒有能力付那麼多的錢，伯父可以原諒我嗎？」當時一錢金子才四十二元，一斤牛肉四元，一桌酒席一般只要九十元、一百

元，最好的是一百二十元。二萬元！真是太可怕了。

他們和我父親談話時，女孩子是要迴避的。所以等他們走後，我才知道父親獅子大開口，希望他知難而退，根本沒打算答應這門婚事。陪他來的黃奇淼先生也代他向我父親說了很多好話，可是因為父親的堅持，終於不歡而散。

回到部隊，大家都圍起來問他結果如何？黃先生代他回答，說了我父親開的條件，因為他已經難過得說不出話來了。

大家商量了很久，最後去找分隊長幫忙。分隊長最初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後來想起我父親是鹿港管轄區的警察，於是想到鹿港分局長是分隊長的福州老鄉，去找他幫忙應該沒問題吧。

就這樣，熱心的分隊長下了班就約分局長吃晚飯。仔細聽完以後，分局長想想說：「這門婚事如果成功，對目前台灣的省籍問題多少會有一點幫助。好，我去說服蔡先生。」

他約我父親見面，第一句話就問：「你對外省人的看法怎樣？會不會討厭或是不喜歡外省人？」

父親怎麼可能說實話。

分局長又說：「你女兒和雷達隊的一位年輕士官長很要好，聽說你不願意把女兒嫁給他，原因是不喜歡外省人嗎？其實外省人、本省人都有好人、壞人，這個年輕人我也和他談過了。人很忠厚老實，你就答應他吧。」

分局長說了很多好話，父親最後實在沒有推委的理由，只好答應這門婚事。

父親回到家已經是下午了。他叫我過去，告訴我：「婚事已答應，以後就看你自己的命，再多的困難都不可以回來訴苦；你要自己負責，不要怪我

沒有關心你。」講完，父親很難過的離開我身邊，當時看到父親的神情，我只有暗地裡對他說：「對不起，讓您操心了。」

接下來就開始商量訂婚、結婚的事情。

外子和同學，還有黃奇淼先生，一起去找我姨丈討論所有的細節。姨丈問我父親：「你要什麼，開一張單子就照辦。」父親很無奈的說：「算了，只要一百五十盒喜餅送親朋好友，其他就不用了。」姨丈把這個消息轉告黃先生，要他回去報告分隊長。隊上的人，還有很多眷屬，聽了都很高興，每個人都向外子恭喜。

訂婚儀式非常順利，可是發生了一點小插曲，就是我六姑丈對我父親說：「二兄，你把女兒嫁給外省人喔，我看最多維持一年。如果能夠維持到三年，我林某的耳朵割下來給你當筊擲。」父親笑一笑說：「好，我會叫她記住你的話。」就這樣六姑丈不再說話了。

訂完婚，接下來就要決定結婚的日子。因為訂婚那天離農曆七月初一還有三個星期，民間習俗七月份是不辦喜事的，所以我姨丈建議等農曆八月以後再挑好日子。可是外子和同學、分隊長都擔心夜長夢多，我父親會反悔。所以算了半天，把日子訂在農曆

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初一前一天)，國
曆八月十四日空軍節，為我們完婚。

熱鬧的婚禮



婚禮上的合照。

民國三十九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點多，鹿港頂番婆派出所門口來了輛新娘禮車，這輛黑頭轎車是熱心的彰化區區長借給我們的。那時候彰化還沒有成立縣，只有區，所以在彰化區長是最大的。

分隊長好面子，愛做公關，要外子花了一百多元（大約一個月的薪水加福利金）請了一個八、九人的鼓號樂

隊，坐在中吉普上，跟在黑頭轎車後面，吹吹打打的來迎親。

十一點半左右，禮車把新娘迎娶出來，樂隊再一路敲鑼打鼓，吹奏著喜氣洋洋的樂曲，走進鹿港最大的中山路，從街頭走到街尾，沿路家家戶戶都出來看熱鬧，好像大拜拜一樣。遊行之後，再到區公所的禮堂準備舉行婚禮。

可是難題來了，主婚人竟然不願意來，婚禮沒辦法舉行。我父親不來，是因為本省人嫁女兒，爸爸沒理由陪著她去男方，他不知道我們採用的是西式婚禮。車子開到我家三次，終於

說服他老人家，答應來參加婚禮，大家才放下心來。

過了十二點多，婚禮終於開始。證婚人是鹿港鎮鎮長陳培熙，介紹人是雙方的長官，就是分隊長和分局長。儀式簡單隆重，席開六桌，樂隊吹奏著結婚進行曲，婚禮在大家的祝福下完成。沒想到原來家人堅決反對的婚姻，竟然在從來沒見過的熱鬧場面下完成婚禮。

努力償還結婚債

我們的新房，頭三天借住在隊上的宿舍，因為比較大一點。真正的新房很小，只有兩坪大，客廳、廚房和房東共用。

結婚第二天上午，外子的同學張先生和陶先生來到房間找我，告訴我今天晚上還要補請昨天值班沒能參加喜宴的人，需要再辦兩桌酒席。錢不夠，要我幫忙。

我告訴他們，我只有一個戒子，其他什麼都沒有。手錶、金鍊子都是王太太和羅太太借給我充面子的，因為新娘身上什麼都沒有不好看，別人也會問，不得已才向他們借的。這枚戒子是外子唯一送我的訂婚禮物，沒辦法，我只好把戒子拿下來交給陶先生，解決眼前的困難。

第三天一大早，我把簡單的行李收拾好，帶著隊上伙食團送的一套餐具

（兩個碗、兩雙筷子、幾個鐵做的盤子），搬到水上派出所附近的民房，開始我們的新生活。

房東一家四口：一對老夫婦，一位媳婦和孫子。孫子是小學生，兒子在外面另有一個家。房東家本來只有兩個五燭光的電燈泡，外子覺得太暗，幫他們換成兩個四十燭光的電燈泡，每個月房租加電費，總共十元。

房東人不錯，和他們住在一起很開心。

搬到新家的第二天早上，我們的介紹人（外子的同事黃先生）的太太到家裡來告訴我：「你先生這次結婚預算

超過，先跟陳領班借了三百元，說好結婚第三天要還，今天已經第四天了，還沒消息，所以他叫我來問問，你們有什麼打算？」我聽了以後，一陣心酸，忍住眼淚，請他回去告訴陳領班，可不可以寬限幾個月，我一定想辦法還他的錢。

三百元不是小數目，外子下班回來，我問他：「怎麼會欠那麼多錢？」他很不好意思的說：「他為什麼要告訴你呢？本來我想自己先向同學借的，將來再慢慢的還。」我問他：「你一個月才一百二十元，扣掉房租十元和生活費，還有多少錢可以還？」

從那時開始，我就下定決心找工作，幫忙解決債務。

我問房東阿婆：「有沒有我可以打工賺錢的地方？」阿婆很好奇的問我：「你想要賺錢喔？你會做什麼？我們這裡有蚵仔寮，每天清晨三點工作到天亮六點。挖蚵工資不多，你要不要試試看？」

第二天清晨三點，我準時去報到，開始工作。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我的動作很慢，小刀子又拿不好，別人挖三碗，我只能挖一碗，還會刺到手，受傷流血，再怎麼認真都做不好。

外子還會半夜裡來到我們工作的竹籬笆外面，默默的看著我跟人家挖蚵。

實在做不好，幾天之後我就改變主意，換工作，改編扇子。一千支三元，一天最多編二千支，非常辛苦。

我心想：「怎麼辦？三百元想要在三個月內還清是不可能的。」

我很著急，連晚上睡覺都在想，明天是不是應該再去找更好、收入更多的工作？不要讓別人說，外子為了和我結婚才會欠人家那麼多錢。

三百元是整數，還有沒有其他的欠償？外子沒有告訴我，我也不好問，心裡只想把這三百元早日還清。

鄰居有一位小姐和我同年，大家都叫她阿梅，她的媽媽很早過世，和我是同病相憐。她看我急著找工作，就問我：「要不要學打漁網？如果學會也許對你有幫助。」就這樣我開始第三種工作。

我認真學習，很快就通過老闆這一關。

領回漁網的線，我就開始這份工作。一開始打的漁網是內海補小魚用的，線很細，需要打得很密，所以打起來

很慢。這樣差不多做了十幾天，我都快急死了，很想放棄。這時阿梅又來告訴我：「有遠洋漁船用的，捕大魚的漁網，我叫我爸爸拿回來給我們打，我爸爸已經答應，明天就叫人送來。」

這種粗線論斤計算工資。粗線打起來非常快，一天就可以做到我想要的目標。外子看我做得很高興，就說：

「我也很想學打漁網，如果學會，兩個人一起打不是更快嗎？」我被他的話感動了，就開始教他，他很聰明，很快就學會了。他不在家的時候，我一個人工作；他下班回來就開始幫忙打漁網。阿婆家客廳拜祖先的供桌，

下面的的二支腳就是我們打漁網的架子。

外子的工作是輪班制的，二十四小時分作四班，早班、中班、小夜班、大夜班，四天四班輪完，就休息一天，所以在家裡的時間很多。

房東阿公、阿婆每天沒事的時候就坐在桌旁看我們兩個比賽打漁網。把線綁在桌腳，人坐在小板凳上，就開始打，一直打到客廳的門邊，回頭再從桌腳開始。就這樣來回不停的打。除了做家事、吃飯以外的的時間，就是打漁網。外子最要好的兩個同學，下班路過，常常進來看我們打漁網，都狠不忍心。

前面一個月工作不順利，沒有賺到錢。後來三個月的時間，夫妻共同打拼，終於把三百元還清了。心上的一塊大石頭去掉了，我真的好高興。

婚後趣事

房東住的房子是用竹子和泥土、石灰砌的，屋頂也是用粗大的竹子搭的，隔間是木板。我和外子住的是客廳後面二坪大小的房間，房間有一小窗靠近床邊。客廳右邊有一道走廊，可以通往後門進出。旁邊就是阿公阿婆的房間，對著客廳是他媳婦和孫子的房間。出了客廳，右邊是竹子編的廚房，大家公用。房東有大灶可以煮飯，我們兩個人就用酒精爐炊煮。

日子過得還算平靜，但有件事情苦惱著我。

因為我膽子很小，晚上睡覺一定要把門門扣起來才能入睡。外子下小夜班回來，大概晚上十二點，叫門總是叫不醒我，倒是先把房東一家人吵醒，起來幫忙把後門打開，讓外子進來後再敲房間的門。可是外子怎麼叫還是叫不醒我，等到我起來開門時，常常已經快一點鐘了。

外子並沒有怪我，只是告訴我：「房間的門不用扣，外面有阿婆一家人，你不用害怕。不然每次都這樣子，對阿婆他們一家人很不好意思。」

我每次都告訴自己，下次一定要清醒一點。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每次都一樣叫不醒，阿婆一家人也跟著被吵醒。等著我起來開門，大家都一邊笑一邊搖頭，叫我好難為情。我恨自己沒有用，膽子怎麼這麼小？

著急的時候，突然想起來去找姨丈訴苦。姨丈教我一個辦法，他說：「你床頭上面不是有一個窗子嗎？外面還有鐵窗對不對？」我點頭。他說：「那就好，他上小夜班的晚上，你就

用一條繩子，把你的手腕綁起來，再放一點在窗子外面，他回來的時候把繩子一拉，你手一痛不就會醒來了嗎？」

我覺得很有道理，回去以後馬上告訴外子。雖然他覺得好笑，也接受了這個辦法。以後每個小夜班我們就不再吵醒阿婆他們一家人了。

有一天，阿公和阿婆問我，怎麼最近都不用他們起來幫外子開門？我很不好意思的告訴他們，我能醒來開門的秘密，並且央求他們不要告訴別人，以免大家笑我。

阿婆一家人聽了以後，全都笑翻了，
害我好難為情，如果當時有個地洞，
我一定立刻就鑽進去了。

不知懷孕

在阿婆家過了八個月快樂的日子。有一天，隊上通知，部隊眷屬住的地方空出來一間房子，叫我們搬過去住，不要房租錢。就這樣，我們搬了第三次家。

這個房子在中正路，靠近媽祖廟，是鹿港有名的施家四兄弟的房子，也是醫院，名叫四方醫院。

為什麼叫四方醫院呢？因為施家四兄弟的名字依照排行，分別叫做「江

東」、「江南」、「江西」、「江北」，四兄弟都是醫生，而且前三位兄長都是留日的醫學博士。

光復以後，施家眾兄弟陸續搬離家鄉到台北發展。所以雷達四分隊在民國三十八年來鹿港後，就被安排住進四方醫院。

這是一幢三層樓的大房子，連醫院和住家共有四棟建築，所以可以讓整個分隊進駐，連雷達站的機器都裝在三

樓的屋頂上。民國三十九年在海邊找到一塊地，才成立了一個規模較大的雷達第四分隊，四方醫院就完全撥給眷屬住了。

眷屬中全部都是外省太太，只有我是本省籍，跟他們談話似懂非懂，有時候答錯話會鬧笑話，所以我提醒自己，要用心學習外省的多種語言，免得溝通不良。

住進一個新環境，生活方式又改變了，每天無事可做，時常跟王太太一起去看紹興戲打發時間。外子上班的地方在海邊，很遠，很辛苦，所以下班沒有事就和同事打打小牌，打發時間。

住進四方醫院的第二個月，我發覺身體不對，時常打瞌睡，吃東西也想吐。症狀愈來愈嚴重，我不知道怎麼辦，後來硬著頭皮去問王太太。我視她如親姊妹，有什麼事都和她商量。她聽完我的狀況後大笑說：「你有喜了！你先生知不知道？」我搖搖頭，她說：「你要跟他說啊！快做爸爸了都還不知道。」以後的日子，我就小心照護好自己，還有未來的小寶貝。

我從小就失去母親，所以結婚以後所有事情，包括懷孕、生孩子，帶孩子，一切都靠自己慢慢的學習，看到別人有媽媽可以關心照護，我好羨慕。

大肚山上的日子

民國四十年四月的某一天，新來的分隊長和幾位外子的同事來找我，要我陪他們到大肚山去找房子，好讓所有的眷屬都能跟部隊一起搬到山上住。因為他們覺得我是本省人，語言比較能溝通。那時我已經懷孕三個多月了，可是為了能幫助大家，就欣然答應。

從鹿港到彰化，再坐北上的火車，到大肚火車站下車，大馬路對面有一個

山坡。我們一群人來到山坡下，找到一條牛車路，順著這條路，慢慢往上走。大肚山大約有海拔五百公尺，我們走了一個多小時，終於到了要找的水井村。

我們到村長家拜訪，並告訴他我們的目的，請他幫忙解決住的問題。村長帶我們走遍全村，沒有一個人願意把房子租給我們，因為我們是外省人、阿兵哥。實在沒辦法了，只好拜託警

察和村長出面，半強迫的作了分配，老百姓才勉強空出他們平常關牛羊的房間給我們住。

山上的老百姓當時都務農，房子都是土塊厝，茅草的屋頂。我們分配到的是三合院的最後一間，原本是天黑牛羊回來時住的地方。為了要把房子租給我們，房東只好把牛羊帶到別的地方，把房子整理好讓我們住。

所有眷屬搬到大肚山安頓下來，是民國四十年六月的事。

山上過日子，第一大事就是用水。

我問房東哪裡可以提水？他叫他女兒阿雪帶我們去取水。阿雪挑著一担水桶，叫我們跟她一起去水井挑水。水井村是順著一條長長的、彎曲又凹凸不平的牛車路蓋的，兩邊每戶人家都是三合院。我們分到的房子是在村頭，提水的水井在村尾，中間的距離差不多有一公里半。到了村尾，還要往下走一百多級石階，才會到水井。

放下水桶裝滿水，外子把水挑起來往回走，慢慢的走上石階。石階是用一尺半寬的石頭鋪的，中途沒有平地可以把水桶放下來休息。外子沒有做過這樣的工作，走到一半兩條腿開始發抖，上氣不接下氣的走到山頂的平

地，整個人坐在地上喘了好久，才勉強把一桶水挑回家。

房東看我們沒有力氣挑水，她建議我們：「每天用一担水，由我女兒阿雪來挑，一個月工錢十元，如果可以，明天就開始。」我和外子商量後，決定請阿雪幫忙挑水。

村子裡經濟好的人有電燈，比較苦的就點煤油燈。我們住的地方沒有電，只有煤油燈。剛開始很不習慣，因為到了晚上，煤油燈的煙會把白色的蚊帳燻成黑色。

山上一共有四個村莊，從現在的成功嶺到東海大學，都叫大肚山。

民國四十年代，大家生活都很辛苦，只有走到山下才有交通工具。

四個村莊中，只有水井村有一個天然水井，其他三個村只有池塘。雨季的時候，池塘裡就會注滿水，可是水是黃泥土水，挑回去倒在水缸裡，要用明礬沉澱，才有乾淨的水用。夏天如果有一段時間不下雨，池塘的水用完了，三個村莊的人都要到水井村來排隊挑水，所以提水的人二十四小時沒有停過。隔壁村的人都先把水從水井村挑到高地，再用牛車載回去。這種情況每年大概有一、兩個月，等到雨季開始，他們村莊的池塘有了水，才不用再來回挑水。

在那個時代，大家都這樣過日子，也不覺得辛苦。還有一個有趣的規定，就是村莊的池塘可以讓牛在裡面泡水，鴨子和鵝不可以下去游水，如果被捉到了一隻要罰五角錢。我想可能是鴨子和鵝會在水中排泄，汙染水的關係吧？

煤油燈下生老大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的肚子也慢慢大起來，生產的日子越來越近。

第一次當媽媽，好多事情都不懂。我去請教王太太，她也熱心的教我該如何準備嬰兒用品。一位年輕的鄰居太太，受過日本教育，她看我要生第一胎，一定沒經驗，熱心的從家裡拿來一本妊娠指南的書借我。這本書在我生孩子那天晚上，發揮了很大的助益。

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六點多，吃過晚飯，啃了一節甘蔗，煤油燈的光線很暗，沒事早早就想睡覺。當時外子在做功課，我就先上床休息。躺了一下，怎麼肚子一陣痛，一下又好了，過十幾分鐘又痛起來，連續三次，我覺得不對，告訴外子說：「我肚子痛了三次，好像有點不對，是不是要生了？」他笑我：「要睡覺了還吃東西，當然會肚子痛呀。」於是我不說話，就讓它痛。

開始隔十幾分鐘痛一次，到了晚上八點多，實在忍不住了，就請外子幫忙找王太太來，可是他不肯，因為我的預產期還有半個月，他怕把人叫來，萬一沒生，不好意思。到了晚上九點多，陣痛越來越密，我實在受不了，就催外子去請房東的姪媳婦阿雲姐來幫我看一下。

半夜外子去敲她的門，把她叫醒，告訴她原因。她聽了以後，馬上就跟外子一起到家裡來看我，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媽，所以很有經驗。她一看，說：「不得了！快要生了！你們什麼都沒有準備，趕快找接生婆！」

山上沒有助產士，外面下著毛毛雨，村裏沒有路燈，一片漆黑。他們兩人一手拿著手電筒，另一手拿著雨傘就出門去找村長太太。那時村裏的人生孩子都找她。沒想到她拒絕了，原因是：還有三十天就除夕，她要拜天公，今天開始到過年都不能幫人接生。阿雲和外子聽了以後，又急又無奈，只好去找一位比較沒有經驗，不需要拜天公的老太太。

接生婆找來了，阿雲問我：「你結婚嫁妝裡面有沒有細麻繩？」我說沒有，她只好跑回家去，在衣櫃裡找到她生孩子用剩的一條細麻繩。這細麻繩是用來綁臍帶的。阿雲姐叫外子拿

麻油給她，她用麻油擦細麻繩當作消毒、備用。

第二天凌晨，在暗淡的煤油燈照亮下，孩子順利的生下來了，是個男孩，長得好可愛。阿婆抱他到我身邊，看到他可愛的模樣，一整夜的恐懼和害怕都一掃而空。

「妹子」是外子的外號，因為他忠厚、老實、不多話，工作非常認真。「妹子」家裡添了一個男孩，同事、同學都替他高興，大家都來家裡賀喜。

孩子生下第七天，外子下班回來告訴我，他接到命令，要到鹿港測試雷

達，準備「高山計畫」，需要出差一個星期。我問他：「為什麼指定你去？」他說：「這是最重要的工作，每一個分隊選一個最優秀、工作能力最強的人去幫忙，我被選上了，只好委屈你在家裡自己做月子。辛苦你了！」

我聽了心裡有點辛酸，想到孩子才出生一個星期，爸爸就要離開我們到外地工作，但是再想回來，自己的丈夫能被選上替國家做這麼重要的工作，我又覺得蠻驕傲的。

他走後的一個星期裡，一個第一次做媽媽沒經驗的我，每天煮飯燒水都得

用爐子生火，天黑還得要點煤油燈。
孩子一哭，我就手忙腳亂。

孩子生下來滿四十天的那一日，外子
提著行李再一次離開了我們母子。

緊張的一星期終於過去了，外子平安
回來。我好像洩了氣的汽球一樣，整
個人都放鬆了。看到母子平安，外子
也很高興。

孩子滿月的第三天，外子又接到命
令，這次是外調到南台灣的屏東，日
子則是無限期。上級要他有心裡準
備，一個星期之後就要報到。我們兩
個面對面的，好久說不出話來。軍人
就是要服從命令，做太太的就要勇敢
的面對丈夫隨時會被調到外地工作的
事實。

市場巧遇父親

外子去屏東出差，這段時間的工作收入除了薪水之外，還有出差費。第一個月把錢寄回來，我很高興，因為家裡沒有多餘的錢可以買日常用品，如洗澡盆、孩子的嬰兒車、洗衣板等等。

一開始，孩子洗澡都用洗臉盆，滿月以後，洗臉盆已經不適用了。剛好有這筆錢，可以解決困難，我就請阿雪陪我到彰化去買需要的東西，算她一

天工資，也就是她在外面作工一天多少錢，我就照付給她。她很高興，很樂意幫我這個忙。

第二天我揹著兒子，提著包包，和阿雪一起下山，坐火車到彰化買嬰兒車在內的各種東西。阿雪的力氣很大，能把全部東西都挑上山。

出發前我告訴她：「買的東西很多，可能會很重。」所以她從家裡帶了扁

擔和繩子，先寄在大肚火車站，等回程時，好派上用場。

在彰化市場買東西的時候，無意間遇到爸爸，也就是孩子的外公。他走過來叫我：「春子！」（春子是我的日本名字，發音接近「哈嚕口」），我嚇得愣住了。問說：「爸爸！你怎麼會在這裡？」他告訴我：「我出差到彰化，順便到市場來看一看，沒想到在這裡遇見妳！」

他看到我手裡抱著小嬰兒，就問我：「什麼時候生的孩子？怎麼都沒有告訴我？」我告訴他：「已經兩個多月了，之前寫信給您，可是您沒回信，是不是沒有收到？」他說：「我沒有

收到，很不好意思，也沒有給你送禮。」我安慰他老人家：「沒送禮沒關係，我沒有公婆妯娌。」我也告訴他：「我和外子過得很好，他很照顧我，請您放心。」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請爸爸保重身體，就和他說再見了。走遠了，回頭看他老人家，還在那裡目送我們，忍不住一陣心酸。

巧遇父親，讓我想起了少女時代，三媽進門之後，我在家裡種種的不愉快。直到遇見外子，結了婚，我才開始過著自由快樂的日子。

為什麼說是「巧遇」父親呢？

因為從結婚一直到生孩子，娘家父親都沒有和我聯絡過。外子寫信給他，他也沒有回信。經過解釋，才知道是繼母把信攔下來的。

或者是因為繼母曾經想要介紹她朋友的兒子和我做朋友，我沒有答應，後來又嫁給外省軍人，使她更生氣的緣故吧？

因為這樣，等於斷了我和娘家的路。所以無意間在菜市場遇見父親，才會讓我如此驚訝。

聚少離多的日子

和阿雪回到山上，辛苦了一天，很感謝她幫我把那麼重的東西從山下挑回山上。

第二天，孩子睡覺的時候，我寫了一封信給外子，告訴他我們母子在山上的近況。收到信他很高興，回信來說，他很想念兒子，不知道現在長多大了？

收到外子的信，我想：是不是該帶孩子去照張像，寄給外子，讓爸爸看到孩子長得有多可愛！

這時孩子已經三個月大了。我決定帶兒子到山下大肚街上的照相館照一組相片，寄給他爸爸。

第二天準備好一切，我就揹著兒子，高高興興的哼著小調，下山照相。牛車路的兩邊都是相思樹林，來回走了兩個多鐘頭，回到家人都累垮了。

一個星期以後，有朋友要下山，我就請他幫忙把相片帶回來。村裏的小店有郵差會來收信，我就在小店把信和照片寄出，除了兒子的照片，我自己也照了一組，順便寄一張給他。

右邊這張就是我寄給外子的照片。



照片裡兒子所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我手工一針一線縫出來的；帽子則是之前去市場買回來的。

而我因為是臨時決定要照相，所以沒有特別打扮，只是隨便綁了個辮子。



外子不在身邊，幫忙我們母子最多的是住在村尾的文蘭姐和他的先生：王先生。王先生時常到家裡抱孩子去玩，好讓我做家事。我有不懂的地方就請教他們，文蘭姐都會細心教我，例如怎麼給孩子做衣服、做布鞋等等。後來文蘭姐還叫我搬去和他們一起住，說這樣照顧起來比較方便，省得我住村頭他們住村尾，跑來跑去的很費時。我很感謝他們，就真的搬去跟他們住在一起。

外子離開我們半年，只回來兩次。第一次是把相片寄給他沒多久，有天晚上九點多鐘他突然回家來，我嚇了一跳說：「你怎麼這麼晚才到家？」原

來那時候交通不方便，從屏東坐第一班公車到林邊，再坐快車北上到台中大肚火車站，需要十二個小時，天已經黑了。然後還要走上山，等到家時，真的是很晚了。

見到外子身上穿的褲子，膝蓋破了兩個大洞，很狼狽的樣子，我真的好心痛。外子說，因為不知道會去工作那麼久，只帶兩條褲子，不夠換。外子當班是在雷達車裏面（次頁照片），需要爬上爬下，所以很容易磨破褲子。

外子看到兒子，逗著他玩，他還會跟爸爸笑，一點都不怕生，外子好高

興。可是相處的時間短暫，第四天一早就得趕回去上班。

我抱著孩子送他到門口，說聲再見。一回頭，眼淚就掉了下來。



外子和雷達車

搬到台南



第一張全家福。

民國四十一年六月，有一天輔導長來村裏告訴大家，台南有眷房，你們願不願意搬去住？

我因為外子兩次回來，到家都是晚上九點多了，來去匆匆。為了回家看我們母子，讓先生花那麼多的時間和精神，實在太辛苦了。因此，讓我成為第一批願意搬到台南的軍眷。

那是蔣夫人在台灣蓋的第一批眷房，大家都很高興。可惜只有一半人家願

意先搬去。我們願意去的人馬上回家打包行李，上午決定，下午就出發。

我揹著孩子趕忙回家收拾行李，感謝陳分隊長的太太幫我捆行李，所以才能準時趕上出發。

部隊從烏日火車站包了一節貨車廂，把我們所有的行李都搬進去，然後人再爬上去坐在行李上面，大人小孩全都擠在一起。

下午五點半車子開動，走走停停，到第二天早上八點多才到達台南。中途在彰化停了很久，聽說是因為御貨裝貨的關係。

終於到了台南，大家都很高興。一下車，在月台上看到對方的面，忍不住大笑起來，說：「你的臉怎麼都是灰？」對方說：「你也是啊！」大夥兒跑到月台的洗手台去照鏡子，才知道每個人都滿面灰塵。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四十年代的火車，還在燒煤炭！

接著，軍中的卡車載我們到眷房。每個人都很高興，完全忘了昨天一整晚的辛苦。

高高興興的到了眷房大門口，這時負責人竟然在門口告訴我們：「房子還沒驗收，不能搬進去，要一星期以後才可以進住。」大家一聽都傻眼了。

怎麼辦？每個人都帶孩子，要住那裏呢？真是急死人了。

後來跑來一位軍官，告訴我們，先帶我們到一個空房子去住一個星期，等眷舍驗收後再搬進去。

我們到了那間空房子一看，竟然是一間廢棄的舞廳，門窗都破爛不堪。大家都很無奈，只好把席子舖在地上睡，爐子放在門外煮飯，就這樣過了一星期，好像難民。

一星期之後，我們才搬進眷房。

做布鞋

從大肚山搬到台南大同路果子園眷村是民國四十一年夏天。

眷村是克難式的房子，用很粗的竹子作柱子，中間用細竹片編起來，然後用石灰和稻穀、泥巴攪和後糊上去，做成牆壁。

全村一共八十戶，軍官、士官各一半，士官每間的坪數是三坪半，加上廚房半坪，門前的走廊大約一米寬；軍官可以多分半間，等於多一間臥

房。八十戶分成八棟，軍官四棟，士官四棟。外子是士官長，所以只能分到三坪半的眷舍。

這張照片，是在我們家門口，兒子剛尿完尿，被鄰居陳先生偷拍的。



村裡只有一個可以放四個洗澡盆大的方塊水泥平台，和兩個自來水水龍頭，家家戶戶接水、洗衣服都要排隊。

在那個時代，過慣了簡單生活的我們，想起以前住的地方都要挑水回家煮飯洗衣，現在有了自來水，大家都很滿足了。

水龍頭旁邊的平台上，有人提水、有人洗衣服。大家一邊做事，一邊說說笑笑，一個上午都很熱鬧。可是，有時候話說多了不小心會說錯話，也會吵起來。我大多把水提到自己家門口的走廊洗衣。因為那時八十戶人家中，只有我和對面金太太是本省人，

其他全是大陸撤退來台的各省眷屬，大江南北的語言，有時還真聽不懂。

住的問題解決了，我就開始找家庭代工，想要賺點錢貼補家用。後來找到糊火柴盒的工作，一千個三塊錢。如果認真做，一邊帶孩子，一邊工作，一天大概可以糊一千個左右。以當時的物價來說，一塊豆腐五角錢，每天如果有個三元收入，對我來說就很滿意了。可惜做了半年，工廠停工，我就失業了。

後來認識對面四位先生都在隊部開大卡車的太太們，其中一位和我一樣是本省籍。他們很熱情，我們處得很好。那時我才十九歲，年紀小，所以

他們都很照顧我。蕭太太還熱心的教我做布鞋。

做布鞋要先準備材料。找些不用的被單，把它撕開來，然後找塊擀面板，買些麵粉回來，在鍋裡煮成漿糊，再買一支刷牆壁用的刷子。

做的時候，先拿一個板凳，把麵板放在板凳上，把被單剪成麵板大小。第一塊布擺到麵板上，把漿糊刷在布上，之後再貼上一塊布。就這樣糊個五層，等第六層擺上去，就算完成了第一步。

等太陽把布晒乾了，蕭太太就把她剪好的鞋樣交給我，細心地教我在曬乾

的布上，用筆畫線，再用剪刀剪下鞋底的樣品。每一隻鞋底要三片，所以一雙鞋需要剪下六片。

先把三片鞋底布疊起來，再買現成的滾邊布，把醬糊塗在滾邊布上，沿著鞋底邊邊慢慢的把它滾好。乾了以後，用粗的針和線一針一針縫起來，這樣就完成了一雙布鞋。

不管小孩大人的布鞋，作法都一樣，我做一雙鞋子大概要一個星期左右，因為要做家事，還要帶小孩的關係。

後來我就用這個學來的工夫，幫自己和孩子做布鞋。

兒子的第一雙皮鞋

現代人買皮鞋很簡單，但是在民國四十年代，軍人生活很苦的時後，想給孩子買一雙皮鞋是很困難的事。

民國四十二年兒子快要滿兩週歲時，爸爸不在身邊，我想好好幫他慶祝一下，決定買雙皮鞋給他。因為他一直穿我做的布鞋。

一雙皮鞋三十五元，外子給我的生活費是一百二十元，沒有多餘的錢可以實現我的希望，怎麼辦？



老大二週歲紀念照。

後來看到鄰居余太太，到台南市區毛衣專賣店拿毛線回來代工賺錢，我就到她家請她教我打毛衣。學會之後，我就放大膽子去毛衣店請問老闆：「我想做你們的毛衣代工可以嗎？」老闆看我年紀還小，當時才二十一歲，他有點不相信我會打毛衣，我就當場打給他看。

通過考試，還要一錢戒子和身分證做抵押，才可以把毛線和樣品帶回家。回家後，我開始每天認真的打毛衣，打了一個星期，完成一件鳳尾花的女生短外套，也完成我給孩子買皮鞋的夢。因為毛衣的工資剛好是三十五元，

拿到工資馬上帶著兒子高高興興的去買皮鞋，拍相片，做為他二週歲的紀念照。

從台南搬到澎湖

住在台南大同新村，兒子一歲兩個月的時候，我又懷孕了。

懷孕三個月，不小心感冒，到醫院拿藥，不懂得要告訴醫生懷孕的事，拿了兩天八包藥回家。

才吃三包藥，第二天一大早，帶著孩子提一桶水回家煮早飯的時候，肚子一陣一陣的痛。我忍痛把稀飯煮好，餵飽了兒子，已經沒辦法再忍下去。

當時外面下著雨，我不敢驚動鄰居，自己把門關起來，窗簾拉好。一陣疼痛之後，我趕快拿個盆子接著流下來的胎兒，心裡又害怕、又傷心。勉強整理好身上的東西，拿了玩具給兒子玩，自己就難過的躺在床上休息。

那時是早上九點多，雨越下越大，屋子裡都進水了，孩子就在水裡玩水。右邊鄰居的劉太太正在清理進到屋裡的水，探過頭來，看見我兒子在玩

水，我還睡在床上，她問我：「你怎麼了？發生什麼事？」堅強的我終於留下眼淚，告訴她：「我流產了。」她嚇了一大跳說：「這麼大的事情，你怎麼都不叫我們呢？」

住在左邊的呂太太聽了，也趕快過來看我。她原來是東北野戰醫院的護士，很有經驗，她看到我床下盆裡的東西，就知道是胎兒沒有錯，她說：「趕快到醫院去檢查，不然怕有危險。」可是我卻擔心兒子沒人照顧，怎麼辦。

正在著急的時候，文蘭姐聽到消息也趕過來。她二話不說，就把床下的東西拿出去處理好，然後跑回來把兒子

帶著，把兒子的衣服褲子整理在一個包包裡，告訴我：「你放心去住院，孩子我會幫你照顧。」我心裡好感動，雖然外子不在身邊，可是有好多好鄰居幫忙我。

有人到隊部請了一部卡車，送我到台南空軍醫院，住了一個星期。外子在屏東接到隊上的通知，辦好請假手續回家，再到醫院來看我，那時我差兩天就可以出院了。外子請假回來，最多也只能請五天，來回車程就去掉兩天，真正在家的時間不過三天。

他越想越不放心，很想和我們母子住在一起。後來上級建議：「如果你想

和眷屬住在一起，唯一辦法就是請調外島。」

民國四十年代澎湖也算外島。那時高山計畫已告一段落，中隊一個一個成立，外子的工作又恢復正常，所以他可以向上級聲請調到澎湖。

從提出申請到批准，已是半年以後的事情。這段時間我把身體養好，學會了打毛衣賺錢，還幫兒子買了一雙皮鞋，作為兩歲的生日禮物。

等到調職馬公的公文下來，已經是民國四十二年元月份。我們和住在對面的王先生一家四口，一起到高雄坐往

馬公的交通船。王太太還懷著七個月的身孕。

那個年代，澎湖到台灣沒有民航機，只有交通船，交通船每星期一、三、五開三班，二、四、六休息，星期天也不開船。非常不方便。

我們等了一整個下午，在碼頭簡單用餐，乘客們陸陸續續的在五點以前到齊，六點準時開船。

交通船很小，工作人員和客人大概有一百人左右。船艙裡面只有榻榻米，擺在船艙底的兩邊，中間是走道，乘客都躺在榻榻米上。船搖晃得很厲害，很多人暈得都把肚子裡的東西吐

在走道上，酸臭的味道又讓不吐的人全都吐了出來。乘客中只有兩個最勇敢的人，就是王先生和我那個剛滿兩歲的大兒子。他們倆個不但沒有吐，還跑到甲板上吹風看海，真是佩服他們。

折騰了一整晚，到達澎湖馬公時已經是凌晨六點了。走出船外，吸一口新鮮空氣，心裡好多感觸。

澎湖，來到這裡，我們一家三口總算可以住在一起了。

澎湖三年



一家三口在馬公照相館。

到達澎湖，出了馬公港口，隊上派了車子來接我們，外子的同班同學張先生也隨車一起來。他帶我們先到街上吃早飯，然後到他們住的村莊，叫做「東衛里」。

搬來之前，我們已經寫信拜託他幫忙找房子，所以我們到的時候，就直接搬進住的地方。那是三合院的最邊間，房間很小，大概只有二坪半，擺一張床後，剩下的空間就只能擺一張

吃飯桌，煮飯就只好到門口的屋簷下了。

在這裡勉強住了半個月，每天都到外面找房子。後來找到呂家三合院後面的一間空房子，大概五坪大，四方形，用澎湖海底的咾咕石蓋的。裡面三分之二是通舖，三分之一的空間擺一個碗櫃，也可以當飯桌。進去的右邊牆壁有個窗戶，外邊是豬舍，所以常常都會聽到豬的叫聲，沒有辦法，聽習慣就好了。

澎湖老一輩的習俗，房子不願意租給快要生孩子的人。王太太懷著七個月的身孕，住進去第二天，房東就開始要她另找房子；聽說他們寧願租給快

死的人，也不願租給快生小孩的人，這個想法真奇怪！他們解釋說，家裡租給人家生孩子，房東的財運會被分掉，以後運氣會不好。房東這麼說，王先生只好另外找房子。東衛里、石泉里都找不到，後來在第三個村莊—菜寮，總算有人不迷信，願意把房子租給王先生一家人。

王太太住在菜寮的第三個月生下老三，是個男孩，母子平安。等嬰兒七、八個月以後，他們一家人又想辦法搬回東衛里來，和我們住在附近。因為從東衛里去拱北山部隊上班，比菜寮近很多。

穩定以後，外子寫信給我住在鹿港的父親，告訴他我們一家平安，外孫也已經兩歲多了，請他老人家放心。父親接到信很高興，回信還寄了一個包裹，裡面都是孩子吃的東西，我感動得流下眼淚，知道父親還是愛我們、關心我們的。

民國四十年代，澎湖除了馬公街上有電燈以外，其他村莊全部都用煤油燈。因為我們在大肚山也用煤油燈，所以不稀奇。但是澎湖夏天會有不下雨的時候，乾旱季節，水井沒水，石泉里、菜寮里的人都要到東衛里來挑水，偶而還會為取水而打架。我都在中午吃過飯，大家休息的時候去提

水。那時水井已經見底，只有最深最低的石壁縫裡，會有像自來水一樣的泉水流出來。我們用繩子把水桶綁好，放到井底接水，等水滿了就提上來，倒在大一點的桶子裡，裝滿二桶就挑回家。這是每年夏天不下雨的時候才要做的辛苦事，平常日子井裡都有水，隨時可以挑回去，不用排隊。

照片裡後面有門的屋子，就是我們租的房子：



這張兒子的照片也是在家門口照的：



澎湖島上的人對我們很熱情，對外來人都很照顧。我想，如果能買一部縫紉機幫人做衣服賺錢，應該是件好事。我和外子商量，他也很贊成，我們就一起到馬公街上，花了六百元買了一部縫紉機，另外又買了兩本剪裁指南。

原本我只會用裁好的布來縫衣服，不會裁剪。有了這兩本書，我開始用功研究書裡的說明，內容都是各式各樣的原形圖裁剪法，寫得很清楚、很仔細，我看了很快就懂了。

回家以後，我開始用功研究書裡的說明，然後跟別人要些過期的報紙，把量好的尺寸用紅筆畫在報紙上，慢慢剪下來，再把剪下的報紙鋪在布上，用粉筆在布上畫好紙型，仔細檢查，沒有錯，就把布剪下去！

一開始先試做兒子的襯衫和褲子，成功以後，就做自己的洋裝、窄裙、西裝褲，都很成功。我很高興這兩本書

給了我的信心，從此以後，就開始開起小小的家庭裁縫店。

這部縫衣機和兩本裁剪指南，陪著我從民國四十二年 to 民國六十九年。

民國五十八年老二護校畢業後第三天就開始上班，民國六十七年老大就業成家，之後家裡的經濟由老大、老二接棒。雖然老三、老四、老五還在唸大學，但是我已經不需要再那麼辛苦了。於是縫衣機和兩本書也跟我一起退休。我和外子也在民國七十年到台北含飴弄孫去了。

回娘家



台中公園地標涼亭合照。

後排從左到右：姨丈、表姊、我、表妹、三姊
抱著她的三女兒、阿姨、表姊夫。

前排從左到右：表姊的女兒、我的兒子、三姊
的大女兒和二女兒。

民國四十三年年底，農曆年的前幾天，收到父親從鹿港寄到馬公的包裹。打開一看，有香腸、年糕等送給外孫的過年禮物，信上滿滿的都是父親思念我們一家人的心情。我也好想父親，好想奶奶，尤其是奶奶。從我結婚後，就沒有再見過她老人家了。我之所以有今天的幸福，都是她老人家鼓勵我，要我拿出勇氣追求而得的，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奶奶對我的恩情。於是我和外子商量，說我想帶孩

子回鹿港娘家探望父親、奶奶，還有姨丈、姨媽、三姊。外子很體諒我的心情，馬上答應安排我們母子的行程。同事告訴他，可以申請坐軍機，於是他很高興的立刻去辦手續。

一直等到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底，批准的公文才下來。預計來回的日子是一個月，從馬公飛到台南，再坐火車到彰化，從彰化轉鹿港。出發的時間一天一天的接近，我又興奮、又緊張，想到很快就可以見到父親、奶奶，還有很多想見的人，想到可以帶著可愛的兒子給大家看看，讓大家知道，這就是我這幾年的成就和幸福，就恨不得啟程的時間快快來到。

明天要上飛機，我今天就把行李準備好了。我告訴兒子：「媽媽帶你回鹿港見外公，還有很多人喔！」兒子似懂非懂，只知道要坐飛機，很高興。時間到了，外子送我們到機場，一路叮嚀我，凡事要小心，要平安的回來。

生平第一次坐軍機，心裡很緊張。不過三十分鐘就到台南機場，一路順利，到了鹿港家裡已經是黃昏了。

進門只見到繼母一個人在家，不見父親。繼母告訴我，父親還沒有下班。我和她談了一會兒，聽到外面父親叫門的聲音，一聽是在後院，我趕快出去幫他開門。

父親見到我的第一句話竟然是：「我寄禮物給外孫的事，你有告訴媽媽嗎？」我回他：「沒有啊！我才剛進門，還沒談到送禮物的事。」他聽了鬆了一口氣，告訴我：「我寄東西的錢，是騙你繼母說是你大姊拿錢託我代寄的。如果我不這麼騙她，她會很生氣，家裡就不太平了。」

繼母對我們姊妹從來都很小氣。我了解父親的苦衷，安慰他說：「請你放心，我回來不久，還沒談多少話，所以不會有事的。」父親聽我這麼說，才放心地跟我一起進屋裡。原來父親比我晚到家，是因為他想見外孫，下班後直接坐火車到彰化去接我們，結

果白跑了一趟，我們已經先回到家裡了。

外公、外婆見到外孫很可愛、懂事又不怕生，「外公」、「外婆」叫得很甜，外公很高興，包了一個紅包作見面禮。我們在家裏住下來，白天帶兒子到鹿港街上找親戚、朋友，還到四方醫院去拜訪房東太太，告訴他兒子是在這房子裡懷的，她聽了很高興，告訴我：「在我們家出生的孩子，長大以後都很有出息。」

我們離開房東家，第二天和奶奶一起到姆婆家，姆婆看我帶著一個可愛的男孩子非常高興，問我說：「你結婚幾年了？」我告訴她：「已經四年

了。」老人家對我說：「還記得你六姑丈說，如果妳嫁給外省人能夠維持三年，他的耳朵要割下來給你當筊擲。現在三年期限已經超過一年了，你可以找他去要耳朵啊！」大家聽了都笑成一團。姆婆的記性真好，那麼多年的事情，竟然都還記得。

在鹿港玩了半個月，姨丈、姨媽看到我和孩子，相信我們一家人日子過得還不錯，老人家都很放心，覺得我沒有嫁錯人。一個月已經過了一半，我就和奶奶、父親、弟弟、妹妹說再見，帶著兒子到彰化和美去找三姊。

中午到達三姊家，三姊夫出來接我們，看見有個可愛的男孩跟著我，他

問：「小朋友幾歲了？」我告訴他已經三歲了，他還有點不相信，因為兒子長得比他實際年齡還大。三姊很羨慕我第一胎就生兒子，因為她比我早結婚二年，一連生了三個女兒，很希望有個兒子。她問我：「孩子都三歲了，怎麼沒想要再生一個？」我告訴她：「在台南流產以後，到現都沒有消息，我也很想再生一個，可是不能生也沒辦法。」三姊說：「在我家住幾天，我帶你去找醫生。」於是我聽她的安排，到鎮上一家婦產科檢查，醫生看完以後笑一笑說：「沒有問題，開個藥回家吃，等好消息吧。」

後來我到台中找表姊、表姊夫，還有一位表妹。大家見面都很高興，有談不完的話。表姊還建議我們到台中公園玩，兒子跟著我玩得很開心，還在公園的地標涼亭照了一張相片做紀念。

一個月很快就到了。我帶著兒子依依不捨地和大家說再見。先坐火車到台南，再轉到機場。一到機場，看到外子的姪子（名：光先）在門口等我們。第一次見面，他聽到小朋友叫他大哥哥，非常高興。中午請我們吃整桌大餐，我們總共才兩個大人一個小孩，怎麼可能吃得完？看著滿桌菜，真可惜！

和光先說再見，上了飛機，三十分鐘就到了馬公機場，外子已經在那裡等我們了。孩子看見爸爸好高興，外子抱著他，挽著我回到東衛里的家。結束這次回娘家的開心之旅。

大女兒誕生

從鹿港回到澎湖，沒多久我就發現自己懷孕了，不禁暗自高興，因為兒子已經三歲多了，我很想生一個女兒。

待產期間，我一樣幫人做衣服，偶而帶兒子到馬公看電影。記得有一部電影叫「媽祖傳」。張小燕演小時候的媽祖，那時她才六歲，還有李麗華等很多老牌明星。從小我就是個影迷，所以不管有多忙，只要新片子一到，我就會想盡辦法去看。那時軍人和眷



隊上舉辦自強活動，到白砂鄉通梁看六百年的老榕樹，在樹下的全家福。



女兒八個月大時，在照相館照的全家福。

屬可以買半票，所以看電影的花費不高。

懷孕之後，我在澎湖搬了第三次家。因為台南眷村的鄰居童太太，她的大女兒罹患急性中耳炎，高燒一個星期後往生。那時他剛生下老二，正在坐月子。大女兒才三歲就這樣走掉。突然受到這樣大的打擊，兩年多之後，童太太的精神還是很恍惚，幾乎崩潰。童先生非常著急，就想辦法請調澎湖，離開台南那個傷心地。

童先生到澎湖東衛找房子的時候，和我們夫妻商量，邀我們一起找個大一點的房子，兩家人住在一起，陪他太太過日子，希望可以讓她早點恢復，

回復成以前健康開朗的樣子。我們答應幫忙，於是我們又搬家了。

新房東莊先生夫婦都非常好，他有六個小孩，為了讓生活過的好一點，他把兩間主臥房都租給我們，一家八口就擠在廂房。我們兩家沒有廚房，只好在客廳兩邊各擺一個爐子。就這樣，一間大客廳，中央是莊家的祖先牌位，一邊有我幫人做衣服的縫衣機，大門兩邊，臥房進出客廳的門口，放上兩個爐子當作小小廚房。我們兩家和房東一家，還有他的弟弟一家，近二十人住在一起，非常熱鬧。大家共用一個水缸，每次缸裡的水快用完了，誰發現誰就趕快去挑水。另

外一個看到了，也搶著去挑水。四家人住在一個小小的三合院裡和睦相處，嘻嘻哈哈過得很快樂，童太太的精神也慢慢的好起來，可以再看到她的笑容。

日子在電影院、縫衣機和大夥兒的嘻笑聲中，一天天過去。

當年生老大的時候沒經驗，現在要生老二，早早地我就準備好需要的東西，安心的等老二出生。民國四十五年二月十四日（農曆大年初二），下午開始肚子就一陣一陣的痛，我覺得孩子快要出生了，外子和同事卻在客廳裡打麻將。我過去很小聲的告訴

他，可能要生了，請他幫忙請助產士。

有了第一胎的經驗，我不再擔心害怕。在助產士的鼓勵下，我忍著痛，直到過了晚上十二點多，嬰兒才呱呱落地，果然是個女孩。助產士春梅姐告訴我：「你的希望達成了，恭喜！恭喜！」她一邊給嬰兒洗澡，一邊說：「這個時辰生下來的孩子，長大以後命會很好喔！」我想如果女兒的命好，我的辛苦就有代價了。

小嬰兒很可愛，外子也很高興有了一個女兒。

可是孩子滿月以後，不知為什麼，開始一到天黑就哭，一哭就哭到天亮。她白天睡，晚上哭，聲音很大。我抱著她搖，搖到睡著了，輕輕放在床上，她馬上醒過來，更大聲的哭。我和外子輪流抱她，有時抱著還是哭，聲音大到鄰居都聽得到。我們兩個人被哭得精疲力盡，尤其外子還要當大小夜班，睡眠如果不夠，會影響工作，所以非常著急。

這時候，好心的房東太太還有同事的太太們都來獻計。例如學本地人拜「床母」(台語)；學外省人把爸爸的衣服和他穿過的鞋子，倒過來蓋在小孩身上（做這些事情都要在小孩睡著

的時候做才有效。）；但是所有的辦法都用過了，孩子還是照樣的哭。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孩子都已經三個月了，問題還是沒解決。

有一天，劉成全先生的太太，她是北方人，教我們一個辦法：「寫點咒語貼在路邊電線桿或是牆壁上，讓過路的人幫忙唸咒語，越多人唸越有效，你不妨試試看。」下面就是她教的咒語：「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哭兒郎，過路君子唸三遍，一夜睡到大天亮。」外子不好意思白天出去貼，等到晚上沒人的時候，拿著寫好的咒語到處貼，希望這次的方法能夠有效。

咒語貼出去以後沒多久，女兒滿四個月了，不知是咒語生效，還是有人說哭到四個月自然就不再哭了。不管怎樣，反正過了四個月以後，女兒夜裏就不再哭了。我好感謝朋友們提供了各種方法，讓我們熬過這樣的辛苦日子。

女兒長得很可愛，美中不足的是她很認人，只要媽媽，如果別人要抱她，她馬上放聲大哭。最後只有童媽媽才能帶她，其他人連碰一下都不可以。

從澎湖到僑愛新村

民國四十五年，政府在桃園大溪靠近八德的松樹腳，完成了來台所建的第二批眷村，取名叫僑愛新村。聽說是蔣夫人號召全世界的僑胞，捐款為三軍眷屬蓋的房子。那時連我們澎湖的部隊也分配到房子，隊上通知，願意搬僑愛新村的人就到隊上登記。

我們有九家人去登記。這些眷屬都和我一樣，願意自己帶著孩子到台灣，

讓先生安心工作，不要讓先生為了幫忙帶孩子、做家事而辛苦。

決定之後，隊上告訴我們要有心理準備：隨時有飛機載康樂隊來澎湖勞軍，如果回程飛機是空的，就會幫忙載大家去台灣。

民國四十五年八月某一天，外子下班回來告訴我，再過三天就有飛機送你們回台灣，明天開始就要整理行李。我聽了心裡很複雜，好不容易一家人

才在澎湖團聚了三年多，現在又要分開，以後不知什麼時候才可以再在一起？可是為了讓外子能安心工作，只好咬咬牙，暫時再一次分開。

出發當天在機場鬧了一個笑話。因為當年大家生活都很苦，家裡所有東西都是寶。有人連煮飯的爐子，還有燒火的木材，都捆好準備搬上飛機。行李剛放好，人還沒上去，正駕駛上飛機，一看眼都傻了，立刻氣沖沖的跑下來，質問那位讓我們沒有讓行李過磅就搬上飛機的軍官。他對軍官咆哮著說：「犧牲我一條命沒有關係，他們全部有九個家庭，你能負責嗎？」那位軍官被罵得滿臉通紅，不敢回

話，趕快去把不重要的東西拿下來，等下班飛機再幫忙送過去。

離開住了三年多的澎湖，東衛里，再見！

飛機從起飛到降落在桃園機場總共四十分鐘。大家在飛機上心情都很緊繃，聽到廣播說飛機平安落地，大家才放下一顆心，高高興興的帶著孩子坐上軍用大卡車，直駛僑愛新村。

這是我第二個新的眷村生活。

全是女眷的僑愛新村

到達僑愛新村後，卡車送我們到新家，大家都很高興。先生們到管理室拿鑰匙回來，打開門一看，房屋的大小跟新生報報導的「有和室的房子」完全不一樣。我們都有點失望，可是已經搬來了，只好認命。

房子坪數只有三坪半，廚房半坪，只能一個人進去。後面有自來水，兩排房子二十戶共用兩個水龍頭。廁所是公用的，要走很遠。房子分成甲乙兩

種，三個孩子以上的多半間臥房。所以我們九家人到了眷村，就分成兩個地方，沒有住在一起。

剛開始住進去還是一片混亂，只有村裏最後面一家雜貨店可以買到日用品。蔬菜魚肉都是固定一個時間用小貨車開到眷村門口來賣。後來慢慢的管理上了軌道，村裏也有了醫務室，成立了管理中心，還有理髮店。半年之後，美援救濟物資開始進入台灣，

包括黃豆、麵粉、玉米粉、黃豆油等等。管委會的主任委員是上級派來的一位將官，他很關心眷屬的生活起居。因為每個家庭都是先生在外地工作，只有媽媽帶著孩子過活。我們有困難找主委，他都會幫忙解決問題。

管委會成立了一個志工媽媽隊，早上一大早磨豆漿免費讓大家當早點，早上六點多就可以開始領，大家都拿鍋子排隊領豆漿。全村有六百多戶，要排多久才能領到一鍋豆漿，可想而知。

蔣夫人非常關心三軍眷屬的生活。她交代聯勤總部所屬的被服廠，拿比較簡單的三軍將士要穿的衣服和睡褲給

眷屬們代工，幫我們多掙一點收入。家裡有縫衣機，而且會做衣服的人，就可以去登記。試做通過後，就可以領回來工作。一套衣服工錢二塊五角。襯衫形的上衣不太好做，褲子比較簡單。像我做得比較慢，每天除了做家事、帶孩子，剩下來的時間勉強可以做七套。

那時我已經懷了老三，老二才一歲多，剛學會走路沒多久；老大已經五歲多，可以自己玩，我就比較放心。其它還有手工藝品代工，學會以後，差不多大部分的家庭都在婦聯會的協助之下，增加一點收入，幫助生活開支。

記得有一年夏天，我正全神貫注地做衣服，忽然聽到外面好多人在叫，說有小孩在河邊玩耍溺水，正在救他，不知是哪一家的小孩？我一聽，想起老大不在家，他們又說是五、六歲的小男孩，我急死了，趕快揹著老二往河邊找，一路叫著老大的名字。那時很多人都在找自己的孩子，情況相當混亂。

叫了好一會兒，老大終於從人群中跑出來，拉著我說：「媽媽！我在這裡！」我差一點哭出來，把妹妹從背上放下來，告訴兒子：「以後不要到河邊去玩，萬一出了事情，媽媽怎麼跟你爸爸交代？媽媽也會急死的！」

他聽了以後，再也不去河邊了。有時還會在家陪妹妹，讓媽媽做事情。

迎接二女兒

民國四十五年搬到僑愛新村，民國四十六年我懷了老三。那段時間我每天從被服廠拿衣服回家做。肚子裡的胎兒一天天長大，我的行動就愈來愈笨拙。每次做衣服告一段落，站起來離開縫衣機，都會看到腳是腫的。問鄰居好朋友，她們告訴我，可能是胎兒壓到腎臟的關係。日子一天天過去，預產期快到了，外子休假回來的時候，我和他討論：「萬一生孩子的时候你不在身邊，我一個人帶著兩個孩

子，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告訴我，要我放心，因為他可以請一個月的產假。

我們算著時間，在孩子快要生的前兩天他就請假回家。結果不知道是不是我算錯了日子，外子回來十幾天了，孩子還沒有出世的跡象。再不生，外子假期就要用完了，必須回部隊。我急得只好到婦產科診所找醫生，請他幫忙。他說如果胎兒已經足月，就可

以打催生針。檢查結果，醫生告訴我：「可以打針，可是你可能會比較痛苦。」我回答說：「我可以忍受，如果我先生假期滿了，回部隊去，我會更慘。」就這樣打了針，回家等著生小孩。

農曆大年初一的中午十一點多，吃中飯的時候，我發覺肚子連續痛了幾次，就告訴外子孩子要出生了。那時候眷村沒有助產士，還好鄰居馬太太介紹了一位幫村裡人接生的俞太太，她來看過我以後，覺得還早，就先回去，想等一下再來。到了晚上，她來等到半夜還是沒有消息。她叫我多走走。我把兩個孩子哄睡以後，外子就

陪我在屋子裡走來走去，痛了就休息，不痛就再走。我看外子很疲倦，就叫他去睡，告訴他有事再叫他。外子已經撐不住了，只好上床去躺一下，我一個人還是繼續走，因為如果不走，肚子就不痛，我害怕這樣下去會有危險，一面走一面提醒自己要勇敢，一定要讓孩子順利的生下來。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俞太太回去以後，第三次過來，看看時間，已經是第二天初二的早晨六點多，嬰兒終於生了下來，是個女孩子。折騰了一天一夜，總算平安順利。隔壁齊太太在門口看見我們處理好了正在休息，很

高興的說：「恭喜又添了一個老三，辛苦了！」

本來一切順利的，可是沒想到，第三天我自己倒出了問題。臉和腳都腫起來。其實我自己沒感覺，是幾位太太們來家門口看我和孩子發現的。習俗上坐月子的家不能進來，所以他們在門口七嘴八舌的討論我身上的水腫。後來大家建議把三個孩子交給外子帶，孫太太陪我到桃園婦產科診所找位幫我打催生針的大夫求診。檢查完以後，醫生幫我打了一針，說是急性腎臟炎，很快就會消腫的。

病好了。沒想到更慘的在後頭，打了消炎針以後，嬰兒吃的奶水也沒有

了。我發現事情嚴重，買中藥燉豬腳花生催奶，人都吃胖了，還是一點奶水都沒有。可憐的孩子，只好先買奶粉應急。

外子的一個月休假，在我生老三的第十天就滿了。回澎湖報到前他很擔心我一個人帶孩子還要做月子。我請他放心，因為鄰居好姊妹都是老同事、老同學的太太，和自家人一樣，她們也要我告訴外子，安心去上班，她們會代替外子照顧我們一家大小的。

聽我這麼說，外子才回部隊報到。

外子不在身邊的日子

生下老三第十一天，外子回澎湖部隊上班，我們母子四個人又自己過生活了。往後的二十天坐月子，全靠住在同一排的孫太太、齊太太和陳太太幫忙，提水、買菜，還有各種事情。有一次，兒子在外面玩，玩到連吃飯的時間都忘記了，還得勞動幾位媽媽到處找他回來，真是麻煩她們。

童太太住得遠一點，可是每天早上都把老二蘭蘭帶到她家，到晚上才帶回

來，因為女兒只要「阿媽媽」（蘭蘭都這樣叫童太太）一個人，絕不肯讓別人帶。大家就這樣幫我這個坐月子的人直到滿月。我非常感謝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大家這麼熱心幫忙，也許這就是現在所說的「眷村文化」吧。

老三妹妹生下來，我就沒有奶水可以餵她，雖然想盡辦法催奶，還是失敗，最後下定決心買奶粉。那時一磅「勒特精」奶粉要外子薪水的三分之

一，對我們軍眷來說，是非常重的負擔。還好妹妹很乖，餵完奶她就乖乖的睡在床上，不用人抱。所以做完月子，我除了家事以外，還可以做幾套衣服貼補奶粉錢。

鄰居孫先生來家裡，看看小妹，知道她喝的奶粉是勒特精，告訴我：「我們家小孩都喝美援的脫脂奶粉，建議妳不妨試試看。如果可以適應，負擔就不會這麼重了。」我聽了他的建議，真的就去換成脫脂奶粉給妹妹喝。結果好慘，喝下去沒多久就拉肚子，最後變成腸胃炎。我很後悔，為了想節省開支，害得女兒生病。我去請教孫先生，他說他的孩子喝了都沒

事，我想可能是體質的關係。之後我不再用脫脂奶粉，還是用原來的勒特精。

孩子們一天天長大，房子的空間也愈來愈小。隔壁齊家二女兒五歲時，幫媽媽在廚房裡燒水，用扇子扇爐火不小心碰到鍋子，鍋裡的熱水噴出來灑在背上，痛得她尖叫，把大家都嚇壞了。齊太太抱著女兒衝到醫務室，我們幾個太太也跟著過去陪她、安慰她。

還有一次孫家老二力群，也是才五歲，調皮不聽話，媽媽氣得要打他。結果他跑得太快，不小心撞到竹床的床角，耳朵裂開一公分，流了很多

血。孫太太緊張的抱著孩子衝到醫務室，醫生看過以後說：「請孫太太放心，孩子還小，用膠布包起來，一個星期以後，傷口就會癒合。」大家才放下心，陪著孫太太把孩子帶回家。

有一天我家老大打赤腳在外面玩，不小心踩到竹片，腳掌心發炎，好幾天都不能走路，上廁所需要媽媽扶著他，用一隻腳跳著走。有時候小妹在哭，我只好揹著小妹，扶著他上廁所，直到他腳好為止。廁所很遠，離我們家有二、三十公尺，要過八戶人家，到眷村末端，再過一條小馬路才到。大兒子就這樣跳了十天左右。

另外，先生們在外島總是掛念在台灣的妻兒生活，兩邊開支也是個問題。於是外子和他同學陳先生一起申請調回一中隊，一中隊的位置在台北縣石門鄉富貴角，新蓋的眷村剛完成。上級批准以後，他和陳先生報到後就申請眷房，很順利地分到一戶一間半的房子。因為我們有三個小孩，可以多半間。陳先生家只有兩個小孩，只能分到一間眷房。我們約好兩家一起搬，把所有的事情都商量好，看好日子等先生們請假回來搬家。

那時沒有照相機，在僑愛新村將近兩年的時間，沒有留下一張照片，真可惜。

搬到銘德一村

民國四十七年，端午節之後沒幾天，外子在一中隊補給科上班的同鄉同學鄭先生的協助下，請隊上派輛軍用卡車，由駕駛甘先生開車到僑愛新村來接我們。我和陳太太依依不捨的和大家說了再見，就上車離開住了將近兩年的僑愛新村。

因為是軍用大卡車，駕駛台的座位比較寬一點，我們全部，連駕駛甘先生一起，擠進了大小八個人。甘先生坐

在駕駛座，陳太太搯一個、抱一個坐在中間，我搯著老三、抱著老二，坐在靠門邊的位置，老大就站在我和陳太太的中間，外子和陳先生在後面放行李的地方找空位坐著。

我們就這樣從桃園到了台北縣石門鄉的銘德一村。那時候淡金公路還沒有鋪柏油，是一條二線道的碎石子路。車子開不快，抖得很厲害，抵達村裡已經是晚上七點多了。

那時眷村裡沒有幾家人進住，熱心的楊媽媽看我要給孩子泡牛奶，就趕快回家燒一壺水來應急。我們分到的是第三排一間半的房子，進門講話的聲音驚動了隔壁黃太太。她正在坐月子，不能出來，就在房間裡大聲要黃先生幫忙挑水給我們一家人用。素不相識的新鄰居，第一次見面就這麼熱心，讓我覺得非常幸運。

到了新環境，開始和新鄰居相處。隔壁黃太太已經生了五個孩子，正在坐月子。我們禮貌上第二天就過去拜訪，請她把我不知道的地方教導我，她很高興的答應了。並且說以後有困難找她，她一定盡她所知的幫我。

搬到銘德一村的時候，妹妹已經快六個月了，奶粉的需要量也愈來愈大。黃太太滿月以後過來我家聊天，看到我在餵妹妹牛奶，她建議我，孩子七個月以後就可以用米磨成漿，慢慢的和牛奶輪流餵她。我照著黃太太的建議做，七個月以後再換成稀飯，一天餵她兩次稀飯，稀飯是用豬肋骨熬出來的湯，和著米一起下鍋，煮得很爛、很爛之後，再用小瓢羹餵，直到她一歲半，可以和我們一樣正常的吃東西為止。

我對妹妹沒有母乳可喝，家裡經濟又困難，沒辦法用勒特精一直餵她到一歲，需要用副食品代替這件事，覺得

很愧疚。因為生了五個孩子，只有她吸媽媽的奶，只吸了三天。

為了借石磨磨米粉，黃太太帶我到老梅街上阿條嬸家裡。第一次見面就像人家借東西，真的很不好意思。但是她們一家人，包括女兒鄭麗雪、兒子鄭庚申，都非常客氣，阿條嬸告訴我：「以後有需要幫忙的地方，儘管開口，不要客氣。」讓我好感動。

有一次家裡的生活費接不上，我找黃太太幫忙，她馬上帶我到麗雪家找她媽媽，我押了一個戒指借了一百元，說好一個月還她，阿條嬸立刻答應。我在老梅住了二十幾年，阿雪一直是我的莫逆之交。

搬到銘德一村那年的九月一日，老大光華進入老梅國小讀一年級。看到孩子背著書包放學回來叫媽媽，我心裡真的好高興。

眷房一共三十戶，一排十戶，門牌號碼到三十號，我們家是二十九號，黃家是三十號。最後一排兩戶分三間，也就是中間那間隔成兩半，一戶分半間，這樣叫作一間半。前面兩排是每戶一間房加一小間廚房。當初設計的人沒設計好，前排房子的廚房對著後排房子的客廳，所以前排炒菜的油煙常常會吹到後排來。害得後來住滿以後，還有人為了炒菜的油煙吹到家裡和對方吵架呢。

另外在二十一號到二十四號門口有塊空地，公家打了一口井供大家使用。起初是用繩子綁在水桶上，然後放下去井裏提水，倒滿兩個水桶再挑回家，倒在水缸裡用。每天到了黃昏挑水時，井邊都很熱鬧。兩年以後，水井邊裝了用手壓的幫浦，大家就不用再辛苦的打水了。

棉被與餃子



老大抱老四。

民國四十八年到五十年這段時間，銘德一村增加了好幾對新婚夫婦，眷房不夠住，部隊就在村門口的左邊加蓋了十戶，這些新婚夫婦，每家都生了三或四個孩子，最多的時候，整個眷村大人不算，小朋友就有一百多個，非常熱鬧。

話說回來，我們搬到銘德一村的第二年，端午節以後的一個星期，我生了老四，是個男孩。老三和老四姊弟兩

個人相差一歲半，老三剛會走路沒多久，老四就出生了。我變得更忙，事情多得做不完，還好七歲剛上一年級的老大會幫我的忙，把妹妹用揹帶綁在背上，到外面看他同年齡的小朋友玩陀螺、醬油蓋。因為他揹著妹妹，只能站在旁邊看人家玩，我看他不能和別人一樣遊戲，心裡很難過，只好安慰自己：做大哥的，總要辛苦一點。

海邊的冬天非常冷，寒流一來，冷得家裡的棉被不夠蓋，算一算還少一床。熱心的山東胖子李媽媽很關心我們，她知道外子的收入不多，加上孩

子一個接一個出生，生活費以外的開支都不知道從哪裡來。

熱心的李媽媽在我生下老四的那年冬天，到我家來教我鋪棉花，做棉襖、棉褲給老三、老四穿。她發現我們家的棉被很薄，就說：「天氣這麼冷，你應該再買一床被子，不然孩子們會著涼的。」她說的我何嘗不知道，可是一床棉被六斤重，要二百一十元，大概是外子月薪的三分之一，家裡實在湊不出錢來。她想了一下告訴我：「你放心，我幫你想辦法。」就回家去了。

第三天，管制官駱先生來我家，很客氣的和我聊天，慢慢的再把話題轉到

金錢上面。他很婉轉的告訴我：「聽李媽媽說，你現在需要買一床棉被，她要借你錢你又不好意思接受。這樣好了，我們找七個人，你當會頭，每個人三十元，七個人二百一十元，夠買一床棉被了。以後每個月抽籤，誰抽到誰就把會錢拿回去，不用利息。這樣你可以接受嗎？」我被他的誠意感動，只好點頭感謝他的幫忙。以後很長很長一段時間，駱先生一直在金錢方面幫助我們，找他的飛行員夥伴拿衣服褲子來給我改，讓我多一點收入。

山東李媽媽人很熱心，特別疼我、關心我，把我看成是她的姪女。只要有

空就會來家裡看看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孩子一天一天長大，活動力愈來愈強，食量也愈來愈大，每天準備三餐，都要很大的智慧。

那時候美援的麵粉都由教會發放，領回來的麵粉很多，但是我是本省人，壓根兒就沒有做過麵食。李媽媽很有耐心，每天抽一點時間來家裡教我做麵食，譬如貓耳朵、包餃子、擀麵條、煎韭菜餅、麵疙瘩、包子、饅頭等等，花樣很多。從和麵粉到擀餃子皮、包餃子，李媽媽一點一滴慢慢的做給我看，在我還沒學會前，她就幫我做，直到我完全學會為止。

教我做麵食的這段日子，李媽媽必須兩邊跑。因為她家也要燒飯。她住二十四號，我住二十九號，看她跑來跑去，我實在過意不去。可是包餃子的時候，我真的需要她幫忙。因為我家小孩食量愈來愈大，一次要包一百多個，如果沒有李媽媽幫忙，我一個人就算做上大半天都來不及讓孩子吃，所以我實在非常非常感謝她。

就這樣，每個星期六、日，孩子在家時候我們就做麵食，孩子們很高興，大家都謝謝李媽媽的幫忙。

孩子出麻疹

民國四十九年，外子奉命調金門，他才去三個月不到，就傳來我家六妹要結婚的消息。我接到帖子很高興，準備帶著孩子回彰化吃喜酒。

出發頭一天晚上，李媽媽過來看看我，問說：「東西有沒有準備好？一個人帶四個小孩，要坐火車、公車，一路要小心喔。」

她一邊和我聊天，一邊注意到坐在小板凳、趴在床邊的老二蘭蘭，那張單



全家福加六姨（攝於銘德一村門口）。



和六姨帶著孩子在銘德一村後面的海邊玩。海風很大，岩石上紫菜和綠色的海藻非常漂亮。

人床就在我家進門的左邊。李媽媽叫她，蘭蘭把頭抬起來看她，李媽媽說：「不對！這孩子好像生病了，臉好紅，好像在發燒。」他摸摸蘭蘭的額頭，把她的衣服掀起來看。不得了！背部上半身都是紅點，好像是麻疹。我都嚇呆了，怎麼會這樣？正常是要發燒兩三天以後才會出疹子啊！怎麼剛發燒，疹子都出來了。

麻疹是會傳染的，我心裡要有準備，家裡還有三個孩子。我很感謝李媽媽的細心，幸好發現得早，不然後果不堪設想。雖然不能回娘家喝喜酒有點遺憾，可是小孩比較重要。

現在醫藥進步，嬰兒生下來幾個月就打各種預防針，麻疹也是其中之一，所以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都不知道什麼叫麻疹。其實老人家有一種「豆麻關」的說法，從染上麻疹倒退燒、疹子消失不見，大概要一個月。最嚴重是開始的一個星期，孩子會發燒。順利的話，疹子從口腔到全身漫延開來，需要很細心的照顧，以免發燒過度，把身上某一部分燒壞。

我有一位朋友的鼻樑，還有澎湖房東妹妹的下巴，都是因為三歲時出疹子發燒沒治好，造成的嚴重傷害。就連生在四川的外子，他的姊姊和弟弟也是小時候得麻疹去世的。麻疹燒太

久，骨頭會流膿，變成慢性病，最後只好把潰爛的骨頭除掉。所以往往是病治好以後，命撿回來，本來很漂亮的臉蛋卻變了樣。

房東妹妹因為家裡生活苦，沒有錢整形，成了終生的遺憾。而我這位朋友三歲發病時，正是民國三十三年抗戰打得最厲害的時候，老百姓每天都在躲警報，找不到醫生，所以才會變成現在這樣。她每次提起來就告訴大家：「小朋友出疹子一定要小心照顧，不要像我這樣子，遺憾終身。」

想到她提醒大家的話，我就更加小心。為了降火，我們用古老的方法到

海邊拔「五根草」和「mm草根」（台語）回來熬水，再加冬瓜糖喝。

蘭蘭一天喝好幾次這種水，直到退燒。疹子全退了，再開始吃些清淡的食物，以免吃到油膩會拉肚子。

蘭蘭疹子出得差不多了，妹妹開始發燒。這時我心裡有了準備，可能接下來老四也會感染。這麼一來，我一個人會沒辦法照顧幾個出麻疹的孩子，只好向村長楊伯伯說出家裡的困難。楊伯伯很熱心，答應到隊上向上級報告，幫外子請一個星期的假。隊長批准後，馬上用電報通知在外島工作的外子。外子接到通知，辦好請假手

續，等飛機就等了六天，才趕回家裡。

外子回來的時候，老二的疹子已經收尾，老三全身都是疹子，老四也開始發燒。看到外子回來，我鬆了一口氣，麻疹這種病看起來很嚴重，不過只要細心照顧，不要讓他發燒燒過頭，就能平安無事了。

老大一直都好好的，雖然我想讓他趁弟弟、妹妹出疹子的時候也一起出，這樣子以後就不用擔心他出疹子了。所以我拿妹妹吃過的東西給他吃，想讓他快快傳染，一起照顧。可能他的免疫力太強，直到現在，快六十歲了，還沒看到他出麻疹。

西施

老四小學四年級的暑假，有一天，兩三個自稱是電影公司的工作人員到眷村找村長，說他們要在石門鄉白沙灣拍外景，需要很多臨時演員，請我們銘德一村幫忙找人。公司的人說：「早上七點報到，下午五點半收工，一天工資四十元，預計十個工作天，有沒有人願意參加？」當年女生在田裡辛苦拔草，一天工資也只有三十五元，當臨時演員時間雖然長一點，可是輕鬆多了，而且每天發現金，所以



女主角江青和一位
裝甲兵臨時演員。



越國婦女的戲服。

老梅村、富基村和銘德一村，合起來有四、五十人報名參加。另外有三位伯伯去幫忙維持秩序。

拍戲的場地在白沙灣海水浴場，電影公司是香港名導演李翰祥成立的國聯公司。他到台灣來拍西施，外景選在白沙灣，主題是越王勾踐在吳國被軟禁三年釋放回國，越國的百姓知道大王平安返抵國門，大家都到海邊歡迎大王回來。我們演的是越國婦女，男演員需要幾百個人，所以李導演透過關係借調裝甲兵部隊一個營的阿兵哥參加，場面很大。

每天早上六點半，參加演出的婦女們都在銘德一村外面的站牌集合，電影

公司從軍中借來大卡車載我們去上班。一車滿滿的人，到了工作地點，報到後由我負責領戲服，再發給每個人。找地方換好衣服，就在樹底下等導演的安排。

第一天，電影公司的人和我們一起去。村裡的姊妹之間有什麼事要溝通都會找我，因為我國語、台語都懂，語言上比較清楚，所以公司指定我每天早上發戲服，下午下車後發給每個人四十元工資。這是我當臨時演員以外的工作，也是義務性的。

大女兒最高興的是每天中午帶著妹妹和兩個弟弟，坐公車送便當給媽媽，順便看熱鬧。孩子們玩得很高興，可

是我們參加演出的大人，每個人都曬得臉上皮膚脫皮，因為那時我不懂得要買防曬油。

第八天的早上，負責人來找我，問我可不可以找到一個七歲的瘦瘦的小男孩？因為有一場戲需要三個小孩、兩個媽媽，主題是打魚的漁夫，在曙光浮出海面的時候，從外海帶著滿滿的魚兒慢慢的進入港口。妻子們帶著兒女，很高興的在海邊迎接辛苦回來的丈夫和爸爸。

於是我和兒子，還有電影公司的大鬍子，和他的太太和一兒一女，約好到金山海邊拍日出。

第九天深夜兩點半，我把老四叫起來，匆匆忙忙的趕到門口站牌等車。上了車，老四趴在媽媽腿上繼續睡，到金山已經快四點了。公司借用金山青年活動中心，準備拍戲。

一下車，大家忙著化妝。老四和大鬍子的一對兒女，先把古代漁家小朋友穿的衣服和帽子穿戴好，坐在旁邊，等我和大鬍子的太太化妝。一切就緒，曙光也快出來了，我們幾個臨時演員又興奮、又緊張。就在所有演員準備到海邊開拍時，海防部隊來了幾個人，告訴導演說：「貴公司要在海邊拍片，沒有先向海防部隊申請，不准拍。」工作人員一時的疏忽，害得

所有參加的演員，還有我們這些臨時演員白忙一場。大家都很失望，只好卸妝，打道回府。

回家的路上，負責人發給所有臨時演員，不管大人小孩每人二十元工資。本來說好四十元的，因為戲沒拍成，所以工資減半。大家花了那麼多時間化妝，結果沒派上用場，真可惜。

那個年代還是戒嚴時期，兩岸關係還很緊張，海邊不可以隨便拍片。

我叫大鬍子的那位先生，是真正的演員，他對我們很好，很多事情都由他來找我們做。

金山回來，把老四送回家休息，我跟他們一起回工作地點。大鬍子問我：「願不願意把比較好的戲服拿回家洗，工資很不錯。」我同意把衣服包下來洗之後，他們就派車送我回去。

第十天我把戲服整理好，送到工作地點的海邊，發現海水怎麼都變紅了？一問之下才知道，最後一天拍一場越國打敗仗，死傷慘重的戲，海邊死了很多人，演員都要躺在水裡裝死人。拍那個鏡頭非常辛苦，全身都溼透了。我去的時候這場戲已經拍完，我很慶幸逃過一劫。

老大考高中



全家合照。

民國五十六年八月底，外子帶大兒子到台北的成功高中報到，順便問附近有沒有學生宿舍？熱心的教官看到外子是軍人，階級又不高，知道家裡一定很清苦。馬上介紹外子帶孩子到台北學苑申請住宿，還給了申請單。父子兩個人很高興，很感謝教官的指點。

台北學苑是蔣經國先生擔任救國團主任的時候，有一天在台北火車站，發

現一位高中生，帶著書包睡在火車站，他很好奇，關心的問那個學生。學生告訴他：「我是外地來的，考上台北的高中，但是家裡很窮，沒有錢租房子，所以晚上就把火車站當宿舍。」經國先生發現這個問題，回去馬上就策畫了漂亮的學生宿舍，稱為「台北學苑」，專門給外地來台北的清寒學生居住，房租很便宜。我家除了老二以外，其他四個孩子唸書時都住過台北學苑。

高中第一學期快結束的某個星期天，我到台北找我的堂妹，請他帶我去找兒子的級任老師。堂妹的先生是從成功高中的老師轉任省立交響樂團的老

師，所以他和兒子的級任老師曾經同過事，也是好鄰居。經過他的介紹，我很順利的到了老師家。請問老師：「第一學期快結束了，不知道孩子有沒有什麼問題，需要家長注意？」老師想了一下，問我：「他有沒有女朋友？」我告訴他：「沒有。」老師想一想，又說：「因為他的個子比較高，坐在最後面，很少講話，好像有心思。這樣好了，他的功課還算不錯，只有英文差一點。你們家裡附近部隊裡有服兵役的大學生，你可以想辦法請個人，暑假在家，幫他加強英文就可以了。」我很感謝老師的建議，臨走的時候，老師送我和堂妹到門口，說了一句：「唐太太，我很佩

服你，為了孩子，百忙之中跑這麼老遠的來關心兒子在學校的生活，又不希望讓孩子知道。」我很不好意思，就跟老師和堂妹說再見。回到老梅，時間已經是下午五點了。

我在家裡修改衣服，很多充員都會把新衣服拿來請我幫忙改。所以我和來服兵役的年輕人就成了好朋友。台北回來之後，我就把握機會和常來家裡的阿兵哥聊天，請他們幫忙找一位願意幫我兒子補習英文的充員軍官，要大學畢業生，每星期兩次，一次一個小時，鐘點費隨他開，因為我不知道價錢。

每個人都很樂意幫我的忙，最後找到在高砲連當輔導長的預官，說好晚上下班後吃過晚飯就來上課。

暑假兩個月，他教兒子英文。並且告訴我，他要免費為兒子補習，不收錢，還說：「你們家那麼多小孩，都在讀書，開支很大，我幫這一點忙不算什麼，請你不要放在心裡。」聽他這樣講，我感動得差點掉下淚來。他向連長報告，准他暑假期間，每星期兩個晚上的七點半到八點半，到唐家幫讀高一的兒子補習英文。連長批准了，對他說：「你這麼熱心，我當然准你去，不過時間到了就要趕快回部隊參加晚點名。」

我們稱來家裡補習的預官為「老師」。為了表達心意，每次他來的時候，我都會準備一些水果，上完課後要老大陪老師吃。吃完水果，時間快到九點鐘，老師說聲再見就趕回部隊晚點名了。

看到哥哥陪老師吃水果，兩個姊姊長大了，懂事不說什麼，但是兩個弟弟比較小，很羨慕哥哥可以跟老師一起吃水果。我看在眼裡，心很難過，因為實在湊不出錢來買給大家吃。

後來這位好心的預官老師，竟然成了老大的學長，和老大讀同一所大學。老大大學畢業那一年，他剛好研究所畢業。人生的機緣，真是不可思議。

老大考上大學



民國五十八年，全家和外子堂叔與姪兒合照。

第二年（民國五十七年）暑假，也就是高二暑假，老大從台北回來。他把行李放在客廳，就到外面找朋友聊天。我習慣性的幫他整理行李，在行李箱裡發現一封退回的信，收件的地址是彰化鹿港，郵局蓋的一個章是「查無此人」。我沒有看信的內容，兒子回來的時候，我問他：「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才告訴我，有一次從家裡拿了五百塊錢生活費回台北學苑，坐公車下車的時候，遇到一個穿

拖鞋的年輕人，年齡和他一樣是十七歲，過來跟兒子搭訕，告訴他：「我要回彰化沒有車錢，可不可以先借給我？我回到家裡馬上寄還給你。」兒子聽他說是彰化人，起了親切感，因為媽媽也是彰化人。就把五百元給了他，對方寫下家裡地址交給兒子，兩人互道再見，之後，那個年輕人就上公車走了。

兒子告訴我：「等了一個星期沒消息，我就寫信跟他要錢，沒想到信被退回來。」那一個月兒子沒有伙食費，又不敢再回家要錢。我問他：「你那一個月怎麼過日子？」他說：「平常每個月都會剩下一點錢，我就

拿這些錢每天吃吐司麵包，一直熬到第二個月回家媽媽給錢為止。」我聽了很不捨，告訴他：「你做好事可以，但要在能力範圍內，不然自己餓出病來怎麼辦？」他說：「我知道，以後我會小心。」

時間過得很快，兒子高中畢業，七月一日、二日要參加大專聯考。頭一天晚上，我陪他到台北。我住好朋友陳太太家，兒子到邱叔叔的宿舍住，這位邱先生是外子的同學。第二天一早，大女兒從家裡趕來考場會合，我們和邱先生陪兒子一起到考場。連續考兩天，我們一直陪著他，午飯都麻

煩邱先生安排。外子在家，除了上班，還要照顧三個小的。

考完試，回家等放榜。成績單寄來幾天之後，電視播報每個大學的錄取分數。我們家沒有電視，就到李家門口向內張望，正好看到兒子的分數在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那時我心裡的一塊大石頭總算放下來了。兒子沒讓我失望，我終於可以給外子一個交代了。晚上睡在床上，眼淚不停的流下來。外子是個不擅於表達的人，其實他心裡也很高興。

第二天一早，齊伯伯買了串鞭炮到門口道賀：「老唐，恭喜！兒子考上國立大學。」他把鞭炮點著，批哩啪啦

作響。接著隔壁黃伯伯、楊伯伯，還有好幾位叔叔都來放鞭炮道賀，連老梅街上的張伯伯，還有核一廠上班的好朋友也都來了，這位朋友是工程師，一直很關心我們家小孩讀書的問題。小小的巷子裡，放了那麼多鞭炮，算一算差不多花了三百元。一場鞭炮放完，恭喜的聲音隨之而來。大家高興的原因是，老大是眷村第一個考上國立大學的孩子，大家希望以後每家的孩子都能向他看齊。

為生活打拼



我的縫紉機。

結婚六十年，孩子求學的那段時間，我常常為生活打拼，煩惱著錢不知從哪裡來。

外子的階級是士官長，孩子讀書最需要錢的時候，他的薪水只夠一家七口的生活費。

我們家的孩子都很會讀書，每學期都拿獎狀回來給爸爸媽媽。看到孩子在學校被肯定，我和外子都很安慰。我告訴孩子，只要你們用功讀書，能考

上公立學校，媽媽就想辦法完成你們的學業。

我對讀書很在意，因為我小學還差一年就畢業，可惜遇到抗戰末期，全家避難進山，卻全部染上瘧疾，沒有醫生治病，後來是我大姊夫請了一部卡車，把全家大小從山裡接到他家，帶我們找醫生治療。在這樣的混亂中，沒能繼續升學，是我一輩子最遺憾、最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不想讓失學的痛苦發生在孩子身上。我常常提醒自己，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一定要讓孩子受最好的教育。孩子個個都會讀書，我只要想辦法賺錢就好。

我和外子兩人分工合作，外子的上班時間不長，每天六個小時。早班、中班，大、小夜班輪流著。上完夜班就可以休息一整天。加上上夜班時，白天都空著，有較多時間可以做家事。我們說好，他買菜煮飯，我照顧孩子、洗衣、挑水。

在鄰居太太的眼中，唐先生是最標準的好好先生，她們常跟我開玩笑：

「哪有先生買菜煮飯，太太光帶孩子玩的？」我聽了很委屈，因為我做事慢，帶孩子和煮飯買菜只能選一樣。做爸爸的不想帶孩子，因為帶奶娃沒有時間休息，所以他寧可下廚房。

一開始，我幫軍人改衣服，沒有固定的收入。等小兒子上了小學，老大考高中時，每年的開支愈來愈大，如果不想辦法就會熬不過去。

老梅天主堂成立幼稚園，是因為老梅國小附設的幼稚園教室安排給新進的一年級生，沒有多餘的教室。所以和神父商量，把學校的小小朋友接到教堂來。教堂起初有個臨時托兒所，半天的學雜費和點心費每個人每月十五元。後來慢慢改進，幾年以後托兒所申請為幼稚園，半天班也改為整天班。

為了讓老大讀高中，我到天主堂當保姆，每個月薪水五百元。

小兒子上小學一年級，只有半天課，一星期上上午，一星期上下午。我在天主堂幼稚園上班，雖然只上早班，下午不用上班，可是回到家已經十一點半，孩子要吃飯，要趕十二點半上課，怕孩子遲到，我跟小兒子商量：「媽媽教你洗米煮飯，你用電鍋杯量一杯米，用水洗三遍，然後內鍋加一杯水，外鍋放杯子一小格的水，再把插頭插上去就好了。菜等媽媽回來再煮，不會讓你遲到。爸爸、媽媽上班，哥哥、姊姊上學，你要乖乖在家裡等媽媽回來，知道嗎？」小弟很乖，其實他才六歲。爸爸去上早班的時候，家裡剩小弟一個人。不過小弟一切都做得比想像中還好。我也是為

了讓家裡多一點收入，只好委屈小弟。

有一天，鄰居中跟我最要好的馮太太來找我，她說：「公共廁所現在沒有人洗，我們兩個去把工作要下來，一天花個半小時，一個人挑水，一個人刷洗，很快就可以完成。一個月四百元，一人兩百元，很好賺耶，」我想了一下，問她：「別人看到我們洗廁所，不太好意思吧？」

馮太太是因為先生被調到屏東軍官班受訓兩年，生活開支變得比較緊，所以想多賺一點錢。她聽我擔心被人看到不好意思，就說：「中午每家都有午睡的習慣，我們就等中午大家睡午

覺的時候，快點工作，只要半個小時就做完了，不會有人發現的。」我想一想，也好，一個月兩百元也不錯，就答應和她合作。

正中午眷村裡靜悄悄的，我們兩個開始工作，忘了做多久之後，被輔導長發現了。他看我們兩個一人拿掃把，一人挑水往廁所走。很好奇地跟著我們後面過來，馮太太緊張的問我：「怎麼辦？」我說：「沒關係，老實告訴他，我們在賺外快。」他聽了我們的解釋以後，笑笑說：「太辛苦了。」被他發現以後，做滿那個月，我們就在村外找人來接這份洗廁所的工作，也算是給村長一個交代。

民國五十七年，我們眷村爭取到自來水。完工的第一天，每家新裝的水龍頭一打開水就來了，大家都好高興，從今以後，不用再挑水了。

自來水的源頭在老梅村後面沙灘上開的兩口水井，一口供應富貴角雷達站，一口供應銘德一村的住戶。水井裡裝了馬達，有開關，負責打水的人每天晚上九點要把馬達關掉，早上六點準時打開，風雨無阻，一個月工資二百元。剛開始是由新上任的村長谷先生的太太做這份工作，她的膽子很大，晚上九點，海邊住的人家早早的就關了門，路上連一個人影都沒有，

谷太太卻敢一個人去海邊的馬達房關開關。

谷太太做了一段時間，覺得辛苦，不想做，來問我：「想不想接這份工作？」因為她知道我們需要有賺外快的機會。我和外子商量，他問我：「如果我當夜班，晚上九點你敢一個人去海邊關馬達嗎？」我告訴外子：「我去和女兒商量一下，看她們願不願意陪我去，如果孩子們答應陪我，我們就把這份工作接下來，一個月多二百元還是對家裡有幫助。」孩子們都很乖，老二、老三聽媽媽要她們晚上九點陪媽媽去海邊關馬達，想都沒

想就答應了，叫我好感動。為了多一點收入，只好委屈孩子。

不過這份打水的工作，我們只在外子上夜班的時候才替他做，時間是每隔四天一次，其實還好。可是做了幾個月，上級來了命令，調外子到竹子山的雷達站工作，一次上班四天，回家二天，第三天就得回山上。他不在家，我就要負責打水。早上五點多，我一個人敢去，可是到了晚上非得孩子陪我，我才敢出門。本來兩個女兒陪我就行了，可是放兩個小兒子在家又不放心，乾脆四個一起陪媽媽。夏天還好，雨天或是冬天寒流來時，

情況就很慘，可是我還是硬著頭皮，叫他們陪我去打水。

為了二百元全家總動員，這都要怪我這做媽媽的膽子太小，天黑就不敢一個人出去。其實這是有原因的，因為我小時候和爺爺住在鹿港老家一年多，堂兄弟姊妹加自己家的姊弟，有十幾個小孩，年齡相差不多。到了晚上，爺爺就把所有的孫子叫在一起，開始講聊齋裡面千奇百怪的鬼故事。黑暗的燈光下，爺爺講得出神入化，我們聽得目瞪口呆，又高興又害怕，好像鬼就在身邊。

爺爺故事說完，回房睡覺時，沒有人敢自己一個人走，都是手牽手向爺爺

說晚安，跑回房間後就把門緊緊關起來，躲在被窩裡，我和三姊要抱在一起才睡得著。膽子最小的我，偏偏又喜歡聽鬼故事，所以成了一輩子的膽小鬼。雖然生了那麼多孩子，晚上睡覺前上公共廁所，還要拜託外子陪我去，他也拿我沒辦法。

不過外子到山上一年多，住家附近又成立一個分隊，外子就調回來。從此以後打水的工作又回到幾天輪一次，孩子就不需要天天從睡夢中被叫起來陪媽媽到海邊去關馬達了。

外子從山上回來沒多久，因為技術進步，馬達換了自動開關，我們每星期只要去幫馬達加加油，換換螺絲上的

橡皮圈就可以了。工作輕鬆很多，我們母子也不用再辛苦了。

這份工作一直做到民國七十年，家裡添了長孫，我們才辭掉這份工作，

民國四十七年到七十年，漫長的二十幾年間，是我們夫婦最吃力、最打拼的時候，每天都跟時間賽跑。

打水、洗公共廁所都是抽空賺外快罷了。我真正的工作是幫軍人修改衣服，和在教會幼稚園當保母。下班回來家事做完就開始修改衣服，工作時間有限，所以外子也跟著我忙。

他除了上班之外，在家有空的時候就幫我拆衣服或縫褲腳，生活也逼得他很會用針線。

民國五十年代開始，台灣經濟起飛，電器產品非常流行。政府也鼓勵大家用分期付款買東西，銘德一村陸續的鄰居陸續有人買了電冰箱、電視機和洗衣機，我們家是全村最後一戶買電冰箱的。記得裝好電冰箱那天晚上，我和外子兩個人聽著電冰箱的馬達聲，高興得一夜睡不著。因為終於存到頭期款的錢，以後春蘭帶冰淇淋回來，就有地方放了。

後來電視機和洗衣機，我們也都是全村最後買的。

幼稚園的工作我做了十四年，月薪從五百元到七百元、九百元、一千四五百元，加到民國七十年元月份的三千六百元，而我就在當年六月提出辭呈，和外子搬到台北當阿公、阿嬤嘍。

逢年過節的銘德一村

銘德一村是個小小的眷村，只有四十戶人家，每天天一亮開門，就可以見到家家戶戶都在忙碌著。

那時（民國五十幾年）村裡最大的孩子才唸初中，其他多半還在唸小學，或是小學附設的幼稚園，還有些夫婦的孩子更小，仍在襁褓之中。我們住在第三排的太太們，算是比較年長，所以有點像大姊一樣，照顧著年輕的太太們，時間久了，大家就像一家

人，不分彼此。有什麼事，包括一年三節，大家都會一起商量，互助合作。

從過年前一個月，大家就開始準備灌香腸、做臘肉了。這些事只有外省媽媽們才會，我們幾個本省太太都請教她們，有湖南的謝媽媽、北京的馬媽媽，和山東的李媽媽，她們都很熱心，醃臘肉、做麵食是她們的專長。

元宵節做湯圓，每家出一斤或是二斤米的錢，請人去買糯米，然後由我把米洗乾淨，放在鍋裡，泡一個晚上。第二天帶著泡好的米，和一個洗乾淨的麵粉袋，到村子外陳大嫂家借石磨；把米磨成米漿，裝到麵粉袋裡，再借他們的石磨把米漿壓乾，要到下午三點多才可以拿回去。我拿一小塊壓乾的糯米漿在鍋裡煮熟，再拿來和在糯米粉裡，用力揉，直到成了QQ的米糰就算成功。參加的姊妹淘們都很高興，擠在我家，拿磅秤公平分好，高高興興的端著糯米糰回家做湯圓。

元宵節的晚上，小朋友提燈籠到海邊半山腰遊行。大哥哥、大姊姊帶著小弟弟、小妹妹，十幾二十個人，每個人手上都提著燈籠，在黑暗的山坡路上，十分熱鬧，小朋友都玩得很開心。那時候帶頭玩的有我家大兒子，還有李家和范家幾個四、五年級的大孩子，最小的孩子只有五、六歲。

過端午節包粽子，會包的媽媽只有兩三個，所以想學的人就把材料準備好，跟著會包粽子的媽媽們學習。

中秋節到淡水買月餅，我們孩子多的家庭買不起好月餅，只能買用地瓜做餡代替豆沙的便宜月餅，一個二元。每家大概需要買四、五十個，因為孩

子都很能吃，所以每家都要準備一個麵粉袋來裝月餅。

中隊長很能體會我們住在偏遠地區的眷屬們，所以逢年過節，他都會派一部大卡車來眷村，邀太太們到淡水採買。大家都很感謝中隊長。

中秋節去淡水買月餅、柚子和水果，每家去一個人，車子就坐滿了。坐在大卡車上，大家嘻嘻哈哈地一路談天說地，好熱鬧。

那個時代，老梅鄉下沒有大市場可以買到現成的食物，所以過年過節要吃湯圓、粽子，不像現在，有錢就可以

買來吃，一定要大家合作，買材料、動手做才行。

雖然很麻煩，也很辛苦，但是其中的樂趣卻是現代人無法體會的。

難忘的兒童節

在老五光義讀小學的這幾年，正是爸爸、媽媽想盡辦法賺錢，讓哥哥、姊姊到台北讀書的時候。所以他年齡雖小，卻很懂事，什麼事都和大他二歲半的哥哥一起商量，很少來找媽媽的麻煩。

我白天上班，晚上改衣服，常常忙到半夜十一、二點才能休息。孩子們看在眼裡，都不太來煩我。我知道自己沒有盡到做媽媽的責任，心裡很慚



兄弟三人出門郊遊。

愧。為了五個孩子的前途，只有委屈小的，沒讓小弟像別人家老么一樣，捧在手掌心裡長大。

老四光德小學六年級最後一個兒童節之前，我突發奇想，想讓老四和老五過個不一樣的兒童節。那時老大光華已經讀大一了。休假回來的時候，我和大兒子商量：「下次安排一個時間，帶兩個弟弟去台北兒童樂園和動物園玩，好嗎？今年是你二弟最後一個兒童節，明年就上國中了，你覺得媽媽這樣安排好不好？你有時間嗎？」

老大很贊成媽媽的想法，但是兩個弟弟都沒出過遠門。大家講好，就在下

一個星期日，大哥從政大出發，坐二個多小時的指南二路客運，到淡水火車站等弟弟。我把老四、老五送到老梅車站，坐上公路局的淡金線公車，懷裡揣著媽媽好不容易才省下的一百元，我告訴他們：「見到大哥就把一百元交給他，讓他帶你們去玩。」兩個孩子一面上車，一面說：「媽媽，晚上見。」老四又說：「媽，你放心，我們會很小心，很平安的回來。」於是小學六年級的哥哥帶著小學三年級的弟弟出發了。

看到兄弟倆高高興興的走了，我這個做媽媽的一顆心也跟著他們走了。整

天都有點魂不守舍地直到下午天快黑了，才等到兩個孩子平安回來。

「哥哥帶我們在動物園玩了一整天，兒童樂園可以玩的玩具，哥哥也都陪我們玩了。」

老四說得好高興，他還告訴我：「大哥從同學那裏借了一個照相機，幫我和弟弟照了很多相片，大哥下次回來，會把相片帶會來。」

還有，媽媽，我告訴你，大哥送我們上車，叮嚀我注意到老梅車站要記得下車，不要坐過頭。我和弟弟都玩得很累，坐上車，車子一開動，搖啊搖的，好想睡覺。我就和弟弟商量，兩

個人輪流睡，這樣就有一個人可以注意外面站牌。開始弟弟先睡，我就在算從淡水要經過幾座橋，因為橋墩上有號碼，早上坐上車我就記住銘德一村前面是二十二號橋，所以回程只要認橋頭的號碼，就知道快要到家了。有時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又會驚醒過來，就怕坐過站。就這樣睡睡醒醒，終於到家了。」

他說完，很高興的和弟弟兩個人談著今天大哥陪他們玩的經過。我聽兄弟倆講得那麼高興，心裡很安慰。

老大幫媽媽完成了一個心願，彌補了媽媽平常沒能好好照顧小兄弟的遺憾。

這是兄弟倆第一次單獨出遠門，能夠平安順利回來，我要虔誠地感謝天主保佑。

大女兒讀護校

民國六十年的某一天，老二春蘭告訴我，她已經決定高中要唸夜間部，準備半工半讀，減輕家裡的負擔。我聽了好感動。

兩個女兒唸國中的時候，村裡有一位年輕能幹的崔太太，到台北的出口代理商那裡拿回各種絲線，教大家鈎衣服賺錢。鈎的花樣很多、很漂亮，聽說是外銷美國用的。村外也有很多人來學，學會了就領線回去鈎。這個工



大女兒和護校同學合照。
(照片前面第一人春蘭。)

作幫了很多家庭賺了很多錢。我兩個女兒，一個國三、一個國一。只要有空，她們也會去找崔媽媽領絲線，回來鈎衣服賺零用錢。後來我發現自己忽略了老二已經國三了，於是叫她用功讀書，不要再忙著賺錢。她很少話，也如願考上台北市商夜間部。

國中的級任老師知道這事之後，馬上就在市商附近幫她找到一份工作。沒想到老二在家等開學的時候，我們教會的巴神父（他是一位個性直爽、熱心、又很有愛心的比利時神父。）來我們家關心老二的學校考得怎樣？我告訴他女兒決定去唸夜間部，半工半讀，好減輕家裡的經濟負擔。他搖搖

頭，對女兒說：「女孩子讀夜間部比較辛苦，這樣好了，我建議妳去考耕莘護校。耕莘醫院是天主教創辦的醫院，今年要成立一所護校，教友的孩子去讀，學雜費有優待，我再幫你申請助學金，這樣妳父母的負擔就不會太重，護校畢業後馬上就有工作，妳可以考慮考慮，過兩天回答我。」神父認真的把事情說完，大家一起低頭唸玫瑰經，祈求聖母瑪麗亞保佑我的女兒，走她應走的道路。

神父回去後，我和外子商量，然後再問老二的意見，讓她做最後的決定。後來女兒決定去唸耕莘護校，因為這是剛創辦的第一屆，師資應該很好。

就這樣，女兒放棄了商科，去唸護校。

我們把這個決定告訴神父，他很高興，很快就去台北聖母聖心會幫忙申請教會員工子女助學金，這樣，女兒唸耕莘護校一學期教會補助一千四百元。此外，耕莘護校要多讀一年助產科，等於四年才能畢業。

讀護校很辛苦，二年級下學期開始就派到大醫院實習。不過學校生活起居都很不錯。我很感謝巴神父熱心幫春蘭解決讀書的問題。

四年的護校生涯，春蘭一邊實習一邊上課，忙碌中日子過得很快，眼看就

要畢業了。女兒很高興地回來告訴我們：「老師已經幫我在聖若瑟醫院安排了一份工作，畢業就可以上班。還有個好消息，就是我考上了國家檢定的護士執照。」大家聽了都很高興。

女兒上班第一個月領到薪水，休假回來，買了很多冰棒請鄰居的小朋友。並且拿出一半薪水（二千多元）交給媽媽。她說：「以後每個月我都會按時拿錢回來補貼家用，因為哥哥、弟弟、妹妹都還在讀書。」

我收下她的錢，心裡很感動，想著從現在開始有女兒幫忙，家裡的經濟會輕鬆很多。熬了這麼久，孩子終於長大了，真好！

老四國中住院

台北縣石門鄉是台灣最北端的一個鄉，民國五、六十年代交通很不方便。如果生病，只有衛生所一位醫生，嚴重的病，必須要送淡水，或是台北。

老四光德在國中一年級的時候，患了皮膚病，小腿上長了很多帶膿的水泡，周圍紅腫起來。我帶他到老梅街上一家中藥舖，老闆是一位老先生，他看了孩子腿上的水泡，就拿了一錢

重的藥粉，叫我到肉攤向老闆要一小塊板油攪在一起，抹在傷口上病就會好。

我依照他的指示，晚上孩子洗好澡，就把藥抹在傷口上，連周圍紅腫的地方都仔細抹好。第二天下午一看，紅腫的地方都消下去，真的很快就好了。我還在暗自高興時，沒想到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抹藥過後的第四天下午，光德從學校回來的時候告訴我：

「媽媽，我的小便為什麼是紅色的？」我聽了嚇壞了，叫他在盆子裡解一次給媽媽看，結果尿真的是紅色的，我好緊張。時間是下午四點多鐘，我交代大女兒：「看好弟弟、妹妹，爸爸下班回來要告訴他。」

我急忙帶老四到街上衛生所藥劑師潘先生家請教他。潘先生在衛生所服務多年，很有經驗，村裡的人有小毛病，找他就可以。我把孩子腳上水泡治療的經過和尿變成紅色的情況詳細地描述一遍，潘先生告訴我：「趕快帶孩子去淡水找醫生，很可能水泡的細菌跑到腎臟，妳不應該給孩子亂擦藥。」

我心裡很難過，謝過潘先生後，趕快帶孩子回家，詳細告訴外子。當天時間已晚，只好等第二天向學校請病假，由爸爸帶他到淡水第一外科醫院掛門診。醫生仔細檢查後，說是急性腎臟炎，需要住院治療。外子說：「我回去和太太商量好，再帶他來住院好了。」

回到家裡，外子把事情的嚴重性告訴我，我們商量後，決定馬上送老四去台北空軍總醫院。但是怎麼去呢？我們請村長楊先生幫忙打電話到隊上要車子。因為隊裡體諒我們眷村在偏僻的海邊，所以有人生重病，隊上會派車送病人到空軍總醫院。加上楊村長

人又熱心，所以隊上派的車子很快就來了。是一部中吉普，可以坐八個人。

司機是「小陳叔叔」，人很好，又是外子的四川老鄉，他和我同年，來台灣的時候才十幾歲。小陳叔叔很喜歡我們家小孩，下班沒事常帶他們出去玩。這次聽說光德生病，他也很著急，接到命令，十五分鐘車子就到了眷村門口。我急忙把住院需要的行李準備好，然後爸爸陪著兒子上車。我送他們走了，回到家裡，時間是下午三點多，我坐在客廳裡，想到自己無知，沒有醫藥常識，害老四受這麼大的苦，心裡好後悔。

外子帶老四到空軍總醫院，經過仔細檢查，馬上安排住院接受治療。醫生說：「還好這病還在急性狀態，馬上把細菌控制好，慢慢的就可以恢復健康，不過可能要請一個月的病假，住院好好治療。」

外子幫兒子辦了住院手續，因為孩子的年齡是十三歲，住兒童病房大了一點，住成人病房又小了點，安排病房有點尷尬。後來發現有一間五張床的病房，住著一位外子的同事王先生，隊上派來照顧他的，也是外子的好同事陳先生。於是爸爸就請醫院把老四安排在王先生同一個病房，順便請這位大陳叔叔幫忙照顧。事情交代好

了，孩子住在醫院裡，外子家裡醫院來回跑了好幾天，才確定需要住院一個月。

爸爸、媽媽都沒有空在醫院陪老四，幸好遇到大陳叔叔，他答應幫我們照顧他，我們都很感謝他。孩子也很乖、很懂事，勇敢地在醫院接受治療。我們夫婦輪流到醫院探望老四，那時大女兒在台北讀護校，休假的時候也會去陪弟弟。

老四住院期間，還要感謝兩位來實習的護士姊姊，一位姓林，一位姓李。兩位姊姊都很有愛心，知道老四是國一生，上課期間請的假，看到老四常在唸書，於是主動告訴老四，願意幫

他補習數學和英文。在醫生和護士姊姊細心的照顧下，一個月後，老四終於平安出院。到家後第三天，剛回學校銷假上課就遇到月考，結果英文居然考了一百分，其他科目也考得不錯，沒有因為住院影響到他的成績。我和外子都很高興，也很感謝那兩位護士姊姊。

老四很快就恢復健康，平安地度過國中三年。他在學校一直保持第一名，沒想到高中聯考和哥哥一樣，只考上成功高中夜間部。不過他的個性很靜，晚上上課，白天就在台北學苑用功讀書。三年之後考上了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好消息傳來，國中級任老

師王國智先生，還有前台北縣議會議員林老先生（就是後來我家二女婿耀欽的祖父），一起從石門專程到家裡來賀喜。感謝大家的關懷，老四終於也升上國立大學。

二女兒半工半讀唸大學

老三春芳比較活潑，在鄰居媽媽心目中，她比較容易親近。唸高中也是接受巴神父的建議，報考光仁中學。因為光仁中學是聖母聖心會辦的學校，員工子女，只要符合清寒條件，學費全免，只要交住宿費和伙食費就可以了。我們老梅天主堂屬於聖母聖心會，聖母聖心會除了傳教之外，就是辦教育。光仁中學從幼稚園辦到高中，升學率很高。我和外子商量的結

果，決定接受巴神父的好意，讓老三去唸光仁高中。

那時老二在耕莘護校讀三年級，還有一年才畢業。老三升高三那年，老四光德國中畢業，他考高中和大哥一樣，落在成功夜間部；不過大哥大專聯考能考上國立大學，我們做父母的就相信弟弟應該會和大哥一樣，考到好的學校。老四升高中，老五也離家去唸天主教徐匯中學的初中部。這麼

多孩子同時在唸書，家裡的開支已經到了沒辦法熬下去的地步，東湊西湊，熬到老二護校畢業，開始幫忙，家裡的經濟才能稍微鬆口氣。

老三高中快畢業時，我告訴老三：「如果妳要讀大學，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考夜大，半工半讀完成學業，媽媽對不起妳，實在沒有辦法負擔妳的學費。」老三很認命，考上夜大就馬上找工作，在中勝表哥的貿易公司工作了一年多，剛好老梅天主堂幼稚園有一個老師的缺。神父知道春芳個性活潑，從小唱歌跳舞參加比賽都有名次，又喜歡小朋友，很適合當幼教老師，所以就請春芳回來幼稚園當老

師。而老梅幼稚園也是我的工作單位，於是我們母女就成了同事。

春芳大二第二學期辭掉台北貿易公司的工作，回到老梅海邊天主教辦的幼稚園當老師。老梅離她上課的學校有四十幾公里，所以她在淡水租了一個小房間，晚上下課後深夜十一點多坐指南客運回到淡水，第二天一早六點半的公車趕到老梅幼稚園上課。鄉下的家長都很早就把小朋友送到園裡來，所以老師七點以前一定要到園裡。下午四點半下課，她又要匆忙地趕公車回台北上自己的課，非常辛苦。

有一次她在台北下課後，搭公車回淡水住處，竟然在車上睡著了。到了終點站，司機先生把她叫醒，告訴她：

「小姐，這是末班車，妳要怎麼回去？」她醒過來，嚇壞了，不知道該怎麼辦。下車以後，四顧無人。指南客運的終點站在現在漁人碼頭附近。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那裡還未開發，一片荒涼，尤其到了深夜，連個人影都沒有。

老三發生這事，是後來平安無事之後才告訴媽媽的。我聽了好緊張，一直問她：「後來你怎麼回淡水住處？」她說：「當時我又急又怕，差一點哭出來，只好硬著頭皮往回走。走了沒

有多久，聽見後面有機車的聲音，我回頭一看，是位年輕人，我就向他招手。他停下來問我：『小姐，什麼事？』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訴她：『我在車上睡過頭，現在要回淡水又沒有車，可不可以請你讓我搭個便車，我會很感謝你。』他看起來像是服兵役的充員，人很好，馬上答應，叫我坐在機車後座，就這樣我順利地回到淡水住處。」老三說，她一直感謝那位好心的年輕人。

聽到這段遭遇，做媽媽的我真是為她捏了一把冷汗，半夜三更還能遇到這麼好心的人，實在是運氣好，看來社會上還是好人比較多。

在幼稚園工作了兩年，有一天外子收到同學吳先生寫來的一封信，十萬火急地告訴外子：「目前我們單位有一個缺，希望春芳能去，將來大學畢業可以升正式職員；結婚以後還可以做到六十歲退休。這麼好的機會，一定要把握住。趕快決定，回我的信。」看到吳先生的信，我們都好感動，知道他一直關心著我們家的孩子。一家大小都替老三高興。

我們一邊回信給吳先生，一邊向幼稚園負責人莊先生說明離職的原因，得到他的諒解，老三就這樣離開她最喜歡的幼教工作，到台北上班。那是她

唸大四的時候。很感謝吳先生的熱心幫忙，讓女兒有個穩定的工作。

雪中送炭的貴人

眼看著老五小學快畢業了，鄉裡國中的升學率愈來愈差，有心要讓孩子升學的家長都想盡辦法，到外地找私立初中，但是學費都很貴。

老五和他最要好的同學崔樂忠，在級任老師的建議下，回來和父母商量升學問題。崔家和我們是好鄰居，遇到這樣重要的事情，大家就一起坐下來細心地討論。因為孩子還小，出遠門讀書需要有宿舍的學校。後來經過教

會的傳教先生莊明揚先生的建議，到蘆洲徐匯中學參加考試，兩個孩子都順利地考上，家長和藍老師都很高興。

崔家在學費方面沒有問題，因為他們樂忠是老二，但是我們家光義是老五，上面兩個哥哥、兩個姊姊都還在學。老五要讀私立初中，第一學期需要準備五千元，我和外子為了湊這一筆錢，傷透腦筋。正在煩惱不知道該

怎麼辦才好時，忽然想到我們可以向一位先生求救。

這位楊先生家住南部，服兵役的時候來到外子服務的單位，三年都和外子同一班，而外子是他的領班。楊先生快要退伍前幾個月，有一次家裡有急事，父親要他提前回家，他還差一個夜班就可以放假，可是家裡的事情很急，必須立刻回家處理。他來不及向觀測長請假，只好先向領班請假，請外子幫忙找一個人代班。

外子安慰他說：「你放心回去，你的班我幫你看著。」楊先生一再致謝後就到老梅坐公路局的車子回南部了。

沒想到那一晚，從來沒來查過夜班的觀測長張中校，突然出現在工作房，看了一會兒就問：「楊某某怎麼不在當班，到哪裡去了？」外子順口說：「報告觀測長，楊某去洗手間。」觀測長說：「唐領班，你這麼忠厚老實的人，怎麼也會扯謊，明明楊某翹班回南部，你還替他講話。萬一工作出了問題，領班要負責，你知道嗎？」他很不客氣的訓了外子一頓。外子向他解釋：「楊某家裡有急事，只差一個大夜班，我答應替他代班，萬一出事情，你就罰我好了。」觀測長聽完，不作聲就走了。

觀測長走了以後，在場的充員都看到唐領班為了楊先生被長官教訓，很為外子不平。等楊先生休假回來，就有同志告訴他：「唐領班為了你受了很大的委屈。」楊先生聽了以後，一再地向外子感謝，外子安慰他：「沒那麼嚴重，你不要放在心裡，事情過去就算了。」之後沒有多久，楊先生就退伍返鄉了。後來聽說楊先生在報關行工作，業績很不錯。

退伍三、四年後，有一年的暑假，他開著一輛私家車到台北出差，順便到我們家來探望他最想念的唐領班。見了面，大家好高興地話家常，說不完服兵役時的點點滴滴。他說自己目前

事業小有成就，說著說著，伸手搭著外子的肩膀往廚房裡去，我在客廳看著他們兩人在廚房裡講了幾分鐘。出來以後沒多久，他就說：「女朋友在外面等我，我要回去了。下次有機會再來看你們，再見！」

他走了以後，我問外子：「楊先生拉搭著你的肩膀到廚房裡說什麼？」外子說：「楊先生知道我們家小孩現在正在花錢的時候，他想要幫助我們，他說需要多少錢告訴他，他回去馬上寄錢過來。我謝謝他的好意，告訴他目前還過得去，等有一天實在熬不過去了，一定請他幫忙。」我聽了好感

動，只因為外子幫他一次忙，楊先生退伍幾年了，還一直擺在心裡。

就這樣，楊先生每年暑假都會來我們家找唐領班，問外子需不需要金錢幫助。大概連續三年，到了老五要上徐匯中學，我們實在湊不出錢來，終於向他開口借了五千元，他很高興地馬上寄來一張支票。我們講好，大女兒護校畢業開始上班，就把錢還給他。

非常感謝楊先生的幫忙，老五終於可以進入徐匯中學就讀。第二年，我們準備好五千元要還給楊先生，可是照他留下來的地址寄出去，竟然被退了回來，原因是「查無此人」。後來楊先生再也沒有來過我們家。我們向他

一起服兵役的好朋友們打聽，大家也不知道他的下落。願天主保佑他一生平安，事業順利。

老五的一場大病

光義和樂忠兩個人到台北縣蘆洲鄉徐匯中學讀書，必須從老梅坐公路局車子到淡水，再到淡水河邊碼頭，搭渡輪到對岸八里，再轉客運車到學校，路途非常遠。兩個孩子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日下午又要回學校。小小年紀，為了前途這樣辛苦的奔波三年。考高中時老五考上建中夜間部，樂忠考上師大附中。九年的同班同學從此各奔前程。

光義大學考上東吳法律系，大一的時候生了一場大病。

有一天，吃過中飯休息的時間，他到球場打球，不知為什麼，突然肚子痛到站不起來。同學趕快叫車子送他到台大醫院急診，然後通知在台北上班的二姊春芳。春芳接到電話急壞了，馬上打電話給嫁到板橋的大姊，和在報社上班的大哥、大嫂。大姊馬上趕了過來，大哥、大嫂非常忙，只好等

下班才過來。我在老梅天主堂上班，接到女兒的通知，趕快把工作交給朋友幫忙；外子這時也正在上班，沒有辦法趕去台北，只好我一個人先趕到台大醫院急診室。

兩個女兒看到媽媽來了，眼眶都紅了。大女兒告訴我：「媽媽，弟弟是急性盲腸炎，現在已經準備開刀了。」我聽了以後，非常著急，心想：「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只有祈禱，請求天主保佑手術順利，平安度過難關。

我們在急診室等著，一個小時、兩個小時過去了，怎麼都沒有消息？

姊妹兩個到處打聽，有人告訴她們：「你們應該到手術房去問才對，不是在急診室。」他這一提醒，我們才恍然大悟，趕快到手術房去打聽。結果醫生告訴我們：「病人是胃穿孔，不是盲腸炎。我們找不到家屬，在緊急情況下，只好直接動手術。現在他在恢復室，等麻藥退了，轉到病房，你們再去看他吧。」

聽了醫生的說明，我們都嚇呆了，又心疼、又著急。後來醫生解釋說：「病人年紀還小，正在成長，將來胃還會恢復到和正常人一樣。只要出院以後的一段時間，好好照顧他，年輕人很快就會好的，不必擔心。」護理

長也一再安慰我們，為我們做心理輔導，我才慢慢放下心來。

老五住院的這十天，驚動了銘德一村，很多長輩陸續趕到台大醫院來探病。每一位叔叔伯伯都大老遠的從老梅搭公路局車子，再轉火車到台北，下車還要坐市公車才能到醫院，手上提著奶粉、水果和補品。大家對老五的關懷與愛心，讓我們做家長的實在不知如何表達對每一位好鄰居、好朋友的感謝。

第十天傷口拆了線，把老五接回家療養。那時學校已經快期末考了，老五沒有辦法參加考試，只好等病好了下學期再補考。

孩子很用功，第二學期開學時參加補考，很順利的通過，沒有被當掉。就這樣一路平安，順利的完成大學學業。

畢業以後，因為胃開過刀，不用服兵役，於是他專心讀書，準備多種公職特考。當時住在大哥家，離政大很近，每天都到政大圖書館看書。

政大圖書館是對外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讀到自己想休息為止。有這樣好的環境，他和來自各個學校的備考同學一起苦讀。累了就到旁邊的國中打籃球，日復一日。

考期一到，大家一起去考試，每年都有幾位考上，沒有上的人就繼續苦讀，直到考上為止。

其中有幾位家境比較清寒的同學，為了省錢，常常結伴爬一千多階的石階到指南宮吃免費齋飯。等考上以後，再立刻來還願。

老五苦讀到第三年終於一項高考、兩項特考全部上榜，兩年結訓後進入司法界，順利平安的直到現在。

孩子長大後

老五成長過程中，家裡的變化很大。在他高中三年級時，老大和老二前後相隔一年都結婚成家了。所以他住院的時候就有大嫂，還有姊夫。那時大嫂和大姊都大腹便便，快要做媽媽了，可是每天都會到醫院探望小弟。

老三春芳當時有個很要好的男朋友，後來成為我們家二女婿。當小弟開完刀後，他也在旁邊陪著我們，還一直

安慰我。老三他們的愛情長跑，直到女婿拿到碩士學位才完成婚姻。

老四比老三早一年成家。他從外島當兵退伍回來，考進新竹的經濟部所屬工研院機械所，工作穩定下來，就和大學時代交往的女朋友成了親。二媳婦等老四也等了好幾年，所以老四上班半年，我們就為他辦喜事，完成他的終身大事。

弟弟妹妹辦喜事的時候，我們已經搬到老大台北的家，因為大媳婦生產時還在上班，我來幫媳婦坐月子，本來想坐完月子就要回老梅天主堂幼稚園繼續工作，可是為了可愛的孫子，我決定留在台北陪小貝比。

當時老大在台北買的房子有三房兩廳，兒子不希望爸爸再在高危險的核能電廠工作，就請外子辭掉核能廠的工作來台北一起住。他們夫婦還建議春芳搬過來，並且把樓上的房子也租下來，才夠我們一大家子住。

於是民國七十年年底，我們唐家就搬離住了二十三年的銘德一村，全部都到台北來了。

不過銘德一村的眷房仍然保留了十九年，老大還把它翻修一番。五個孩子都常常回去看那幢小小的眷舍，帶著他們的孩子到老梅的海邊游泳，爬著眷村後面的沙丘，尋找美麗的天人菊和野百合，望著外子當班的地方和燈塔，敘說他們小時候的故事。

銘德一村最後在民國八十九年拆除了。

雖然在退輔會的老舊眷村改建計畫中，我們銘德一村是最小的眷村，只有四十戶。但是在我們隊上的輔導官、眷村村長、崔太太，還有眷村第二代在鄉公所工作的黃小姐鼎力相助

下，我們整個眷村得以全村共同遷移。

從申請到批准，花了差不多近兩年的時間，整個眷村終於一起搬到內政部營建署在淡水新市鎮剛剛蓋好的示範社區。

新市鎮是參考新加坡國民住宅所建的新社區，共有六百多戶，公共設施完善，我和外子挑了一間坐北朝南的好房子，繳了自備款，得到房子的所有權，並且住了進來。

這是我們婚後第一筆屬於自己的不動產。

因為是整個眷村一起搬，許多和我一樣暫時搬到外地的老鄰居們都在這次的拆遷中再次相聚，好朋友們又能住在一起，朝夕相伴，真讓人高興。

只是離開二十幾年再見面，大家都成了七、八十歲的老先生、老太太了。唉！真是歲月不饒人！

不過現在的我，兒孫滿堂，每次家庭聚會都要席開二、三桌才夠。

最欣慰的是五個孩子婚後都家庭美滿，事業順利。十一個內外孫都有好的學業和前途。

去年夏天外子罹患中度中風，幸好有醫師良好醫治，五個孩子全力支持，以及眷區老鄰居崔太太、梅花、秀蘭等人的關切與鼓勵，外子復原順利，孩子也請了印尼來的阿妮照顧外子與我。我與外子很珍惜所擁有的健康與兒孫的孝順，以及社區的溫情。

今年我已經八十歲了。自從十八歲嫁給外子，我們兩個人憑著自己的努力創造了自己的人生。

回顧前塵，雖然中間有過一段經濟困窘的歲月，但是我們的精神是愉快的，為了孩子所作的奮鬥，是充滿希望和甜蜜的。感謝天主！

返鄉探親與大陸旅遊

兩個孫子慢慢長大後，我和外子本昌計畫返四川老家探親。在兩岸還不准通信的時候，民國七十二年，外子託大兒子一位朋友的父親吳先生，帶一封給母親的信，從香港轉寄到四川隆昌老家，信中告訴母親，已在台成家，且有五個孩子的消息，讓她老人家高興。信寄出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收到回信。民國七十三年，終於收到昌萬堂弟的信，告訴外子，婆婆已在民國六十八年過世，至於七十三歲的



四川龍昌老家新建的房子。（民國八十年）



昌萬為我們佈置的新房。（民國八十年）

叔父仍健在。外子接到母親已往生的消息，悲痛萬分，夜夜躲在被窩裡哭泣，我都不知道怎麼安慰他。

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一日政府開放大陸探親，窮困退休榮民補助旅費兩萬元，並有專人領至香港。外子在民國七十七年九月五日至二十日與光先、呂先生結伴返鄉探親，光先是外子的遠房姪子，抗戰時與外子一起離開家鄉考軍校。隔年，也就是民國八十年，外子提議我與他同回老家，我很高興地答應。他就約光先夫婦，光先太太菊花聽說要回大陸，也很歡喜。台南一對張先生夫婦也是小同鄉，當年一起離開家鄉考軍校。台北四川同

鄉楊先生夫婦也參加。這一四川成都旅遊團是高雄永麗旅行社舉辦的。團員到成都大飯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各自回家探親十天。十天後，三十六位團員回成都雙流機場準時集合。

我第一次與外子回家心裡又高興又緊張，三對夫婦花六百元包了一部八人座的汽車。張先生買兩台電視機，光先和外子各買一台當禮物。上午八點五十分出發到隆昌縣雙鳳鄉已經是下午四點半，一行到達雙鳳驛招待所，外子的堂弟昌萬和妻子肖棟仙、子女，昌萬的姊姊與姊夫、三個妹妹與妹夫全都來招待所迎接我們。光先家裡的親戚也一樣，都來迎接。雖然和

家鄉親人第一次見面，一點陌生感都沒有，大家好親切。在雙鳳街上簡單吃完晚餐，就出發到昌萬家。這時天已黑了，到昌萬家須走三公里的田埂路，田埂很窄，必須靠三、四個人一支手電筒照亮，大家跟著前面拿手電筒的人走，十分刺激，到老家已經快九點了。一到家，我最感動的是家人把我當作新進門的媳婦，臉盆貼紅色雙喜，毛巾也是，為我們準備的臥房都像新娘子的房間一樣，我和外子好感動。光先他家裡也一樣，每天有說不完的往事。十天很快過去，我們都依依不捨地說再見，搭火車回成都和旅行團會合。第一次回外子家，每個人都熱情招待我們，還帶我們到公公

婆婆的墳上祭拜。外子七歲時公公往生，由婆婆一手帶大，十七歲離家考軍校，直到二十二歲抗戰勝利那年回家探望婆婆後又離家，民國三十八年，二十四歲隨部隊來台灣，第二年就和我結婚。我在婆婆墓前向婆婆說，如果能早一點開放探親，我們就可以見面，孫子們也可見到奶奶，那該多好。時代的變化，命運的作弄，人是無可奈何的。

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下旬，外子與我參加木柵鄉親組成的杭州一千島湖一黃山一三峽一武漢一重慶一昆明旅遊團，我們遊畢脫隊回老家探親一個星期。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中旬外子與我

參加台灣同胞山東半島旅遊首發團，旅遊結束後脫隊，第三次回老家探親，住一週後，即由澳門轉機返台。

由於返台班機下午五點才起飛，我和外子商量，花一千元台幣包了一部計程車，遊覽了澳門名勝古蹟，當晚平安回到台北。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中旬外子與我參加木柵與老梅朋友合組的九寨溝旅遊團，由於行程緊湊，無法安排回老家探親，只好約昌萬、棟仙、唐然見面，並託昌萬把兒子捐給老家清寒學生的助學金給杜老先生，協助教育單位發放。大家談話時間很短，不到三十分鐘，就依依不捨地道別。民國九十年三月初參加兩廣旅遊

團在深圳與姪女唐萍見面。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下旬外子與我參加木柵鄉親組的東北三省旅遊團未返鄉，之後也曾到韓國與普吉島旅遊。

每次出國旅遊，五個孩子體諒媽媽沒有收入，為我準備旅費，外子有終生俸，不需孩子支持旅費。孩子對媽媽的孝心令我與外子很感動。最後要說的是，民國九十五年外子八十一歲生日，孩子建議爸爸返老家過生日，光華、春蘭、春芳都願陪同爸媽返鄉，我們也邀光先夫婦同行。當飛機抵成都雙流機場，一行七人坐九人座的小型巴士經成渝高速公路直抵隆昌旅館。隔天大家遊古月湖與貞節牌坊

街，沿途有解說員熱心講解。第三天車子送我們返雙鳳老家，家裡好多親戚都在等我們。大家見面好歡喜，尤其是看到從未見過的兩個姪女，棟仙嬤嬤高興得不知從何說起。話是說不完的，光華提醒，大家才定了神，準備到爺爺奶奶的墳上祭拜，實現帶孩子認祖歸宗的心願。祭拜完父母，昌萬夫婦就帶我們沿田埂小路，回雙鳳街上，一行人先去外子的母校雙鳳小學，贈送一筆改善教室設備的薄禮，聊表對母校的感謝心意，之後就到外子委託表弟勤學訂的餐廳，席開十三桌，邀請親朋好友，以及鄉長、臺辦餐聚，除表達感謝之意外，也為外子

作八十歲生日。宴會結束，大家高高興興地返隆昌飯店。

第四天一大早，我們搭乘隆昌旅行社的九人座小巴士開始四天的旅遊。先到自貢市參觀自流井與恐龍博物館，再到樂山看大佛，遊覽報國寺，當晚住峨眉市的旅社，隔天開始遊峨眉山，沿途風景幽美，古寺很多，一家人登金頂，看到快要落成的金頂寺，和高大的觀音銅像，非常壯觀。許多來自各省的工人，挑一趟石頭上山，至少須休息三次，才領五塊人民幣，我感觸很深，想到我和外子年輕時曾過的日子，以及現在兒孫滿堂，還能四處旅遊。在峨眉山住了一晚，隔天

下山，直往成都。感謝這兩天駕駛師父與導遊孔女士的熱心服務，使我們玩得非常開心。孔女士是孔子後裔，介紹名勝古跡豐富生動。由於當天剛好是端午節，端午節對外子意義重大。外子十七歲離家進軍校是端午節，抗戰勝利回家也是端午節，民國三十八年自廣州來台當天也是端午節。旅行社老板林先生請我們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餐，之後大家搭車趕到雙流機場。姪兒唐然與姪女唐霞早已在機場等我們，大家依依不捨地互道再見。外子這次能帶孩子返鄉認祖歸宗，多年心願完成，他非常高興，大家平安回到台灣。



帶兒女回四川老家。（民國九十五年）



到四川帶兒女祭拜公公婆婆（民國九十五年）

後記



我從小就非常喜歡聽故事。記得四歲的時候，常陪奶奶和外婆到電影院看電影。那時候的電影沒有聲音，旁邊有個人從頭到尾解說，很有意思。五、六歲開始就從小學同學家裡借整套世界名著童話故事：有格林童話、灰姑娘、國王的新衣、白雪公主、狼來了、塔裡的小公主等，還有很多我忘了名字的書，都是日文書。這位葉同學的爸爸是和美鎮上有名的醫生，只要有好書，就會買回送給孩子，我因此也有得到看好書的快樂。

我與奶奶在一起的時間非常長，直到我出嫁。奶奶是接受過四書、論語薰陶的舊時代的女性。奶奶的表姊，也就是我的二祖伯母，當年嫁到我們蔡家的時候，奶奶陪著一起來，兩年之後和我祖父圓房，這些事情是奶奶後來告訴我們晚輩的。奶奶在蔡家還沒完婚之前，跟著二伯祖父讀四書、論語。二伯祖父是我祖父的二哥，是文開書院的主持人。奶奶最疼幾個孫子孫女，她教我們做人做事道理時，都用格言提醒。由於祖父的工作是幫二

伯祖父當漢學堂的助教。晚上沒事，就把八、九個都在唸小學的孫子、孫女叫到身邊，講聊齋、西遊記、三國演義、歷代王朝等，好像有說不完的故事，故事裡許多精采感人的情節，我到現在都沒忘。故事裡也有許多做人的道理，爺爺邊說邊解釋。我從故事裡吸收很多知識。

我生在日據時代，小學受的是日本教育，升五年級時，時局發生變化，日本投降，繼母的不關心，我失學了。可是我並沒有放棄學習，哪裡有好書，就會想辦法借或租來看。記得民國三十三年抗戰打得最厲害的時候，日本政府下令，晚上每家燈光不准露

出外面，以免被美國飛機當成轟炸的目標。當時，每家的電燈泡都戴上黑色的燈罩。我常在黑暗的燈光下偷看書，直到看完才睡。如果被父親發現，就假裝睡覺，等父親走了，就繼續看。

光復後，十五歲那年，軍中教官與地方政府合作成立國語補習班，我和父親、表妹一起報名參加。當時父親是警察，很需要學國語，我們讀了一年免費補習班，每天晚上七點到九點，風雨無阻，結業典禮那一天還舉辦國語演講比賽，老師拿一份演講稿要我背，然後參加比賽，題目是男女平等，結果我拿到第三名。在補習班很

認真地學會拼五十個注音符號，後來自己讀書都靠注音符號，算筆劃，查字典，加上日文裡本來就有些中文字，我就這樣慢慢吸收中文知識。

結婚早的我有了孩子之後，常常提醒自己，一定要多充實知識，將來孩子長大，學業完成，見識多，回家想聊天，話題才對得上。從小就喜歡看書的我，從日文到中文都自己想辦法，遇到不認識的字就查字典，問外子。

一路走來，只要有好書，雖然沒有電燈，在煤油燈下把老大哄睡後，常看書看到外子半夜下班回來。民國四十二年搬到台南眷區，一直到住在老梅

銘德一村，都能讀到今日世界月刊，這是我另一個吸收知識的來源。

讀書的好處真多。一本好書可以讓像我這樣一個徘徊在十字路口，不知怎樣決定孩子前途的母親，看了《野鴿子的黃昏》一書中王尚義先生的遭遇後，忽然想開，答應大兒子不唸師專，走他喜歡走的升大學之路。

看書，我比較喜歡看個人自傳，如：馮馮的《微曦》、周遊的《台灣阿姑》、施振榮媽媽的故事、孫翠鳳寫的《祖師爺的女兒》、湯蘭花《優路那那加油》、張國睿《Ohara的導盲日記》、林建隆博士的《流氓教授》、賴東進的《乞丐囡仔》，以及

瓊瑤的小說。只要報紙上看到介紹我喜歡看的書的廣告，就會叫大女兒幫忙買，或是在她當志工的圖書館借，直到現在。

我雖然自小喜歡讀書，平常也有讀報的習慣，但很少提筆寫字，這本回憶錄在兒孫鼓勵下開始寫。起初很多字不會寫，有時問外子，有時查字典，每寫完一篇，老四光德就幫我打字存入電腦，傳給兒孫。兒孫讀後，會寫信或打電話告訴我感想，就在兒孫不斷鼓勵下，以平均一週一篇的速度，花一年時間寫好。沒想到我也有自己寫的一本書，為我經歷的時代做小小的見證。



附錄一：看美國電影 / 光德 (次子)

銘德一村是座落於富貴角旁的四十戶小眷村，但是早在民國五十年代，這最偏僻的小眷村卻常有最新美國電影可看，真是奇特的經驗。

爸爸上班的部隊離村子大約二十分鐘腳程，小時候曾經有過美軍顧問團駐紮。顧問團看的電影，聽說都是美國最新出品，連台北首輪戲院都還沒上映的新片。通常顧問團看完就會借給部隊，在籃球場露天放給阿兵哥和軍眷們看。

「看電影」可是村子裡的大事。吃過晚飯，要看電影的大人小孩就會拿著板凳和手電筒，在村門口廣場集合，通常總有二三十個人，大夥兒排成一路縱隊，沿著村子左邊一條上坡小路，出發去部隊看電影。如果是冬天，此時天色已黑，一群人拎著板凳和手電筒，魚貫穿過兩旁樹蔭遮天，伸手不見五指的小路，孩子們是既興奮又害怕。穿過黑暗的上坡小路來到上面台地，抬頭可見滿天星斗，大夥兒興奮地抵達部隊。

偶而電影還沒開始的時候，孩子們會跟阿兵哥打打籃球。當然，阿兵哥會把我們這些小蘿蔔頭耍得團團轉；有時候美軍也會加入，哇！在我們眼裡，這些老外簡直就是巨人，跟巨人打籃球，想要拿到球，就只能靠他施捨了。

看電影時大家一排排坐在長板凳上看，放映機發出的強光投射在巨大的布幕上，布幕被風一吹，電影中的人物風景就跟著波動。放映的片子包括〇〇七、白雪公主與米老鼠等卡通片、聯合縮小軍等最新美國片，大人小孩都看得很開心。但是很抱歉，因為電影是美國原裝進口的，沒有中文

字幕，所以每個人能看懂多少劇情，就只有天知道了。

附記：

1. 本文曾參加 2009 年台北市眷村文化節「看見眷村看見你」徵文活動，幸運獲得優選獎。（之後略作修改）
2. 美軍顧問團駐紮時間約九個月，期間每個週末都有電影可看，老媽到現在還記得看過《蛇蠍美人》、《埃及豔后》等片。

附錄二：銘德一村過新年 / 光德 (次子)

民國五十年代的海邊小眷村——銘德一村，快放寒假的孩子們，滿心期待著過年。期待著平常吃不到的雞鴨魚肉，期待著新衣新鞋和紅包，更期待著賭錢和放炮。

當左鄰右舍開始灌香腸、醃臘肉，孩子們就知道新年的腳步近了。接下來，一家一家的屋簷下會出現用竹竿掛著的串串香腸和條條臘肉；除夕之前，大人們忙著趕辦年貨，以及蒸年

糕、做年菜，所有人都興高采烈地迎接新年的到來。

平常節衣縮食，除夕夜則可以全家圍繞著滿桌的雞鴨魚肉，那種幸福的感覺是難以言喻的。當時我家最常出現的年菜包括：豬蹄膀、炒三鮮、獅子頭、蛋餃、滷菜、紅燒魚、全雞燉湯、火鍋、長年菜等等。雖然因為靠海，平常偶而可以吃到便宜的魚類，但是雞、鴨、豬肉等，幾乎都要等到過年過節才吃得到；當然，像這樣滿

桌山珍海味，肯定是一年僅有的一次了。記得有一年，年夜飯還沒吃完，已看到大約八歲的二姊，滿臉通紅地躺在飯桌旁的雙層床下鋪，原來她不知不覺喝了太多甜甜的烏梅酒，不勝酒力，醉倒了。

當時我家沒有守歲的習慣，而除夕夜外頭也沒有人放鞭炮，所以小孩子都是吃完年夜飯、玩玩牌後，就早早上床了。但是從上床開始就期待著明天早上醒來時，枕頭下將會出現的紅包。所以天亮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翻開枕頭，興奮地取出紅包。紅包裡裝的通常是兩張紅色的十元鈔票，這

就是過年這幾天我們的賭本，以及買鞭炮的錢了。

拿到紅包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起床向爸媽拜年，恭喜新年快樂，然後快快用完早餐，穿起新衣新鞋。爸爸會打開收音機，收音機裡播放出熱鬧的新年歌曲，讓人立刻感受到歡樂的氣氛；接著爸爸會將長串的鞭炮拿到門口，用竹竿撐起來，劈哩啪啦地燃放起來；這時可以聽到各家的鞭炮聲，此起彼落地在村子各個角落響起，好不熱鬧。早餐後，爸媽還會帶小孩去鄰居家挨家挨戶拜年，拜年時有些鄰居會給我們糖果吃。拜完年後，精彩的好戲才要上場，那就是——賭博。

四十戶人家的銘德一村，除了大人們打麻將的牌桌不算，至少會開個七、八個賭局，通常是大孩子或大人做莊，一大群大小孩子聚在一起賭錢。最常賭的是「十點半」、「三公」等撲克牌遊戲，也有人玩擲骰子「十八啦」的遊戲，就這樣張家一桌、李家一桌的全面開賭起來。而我就經常在各家賭局中轉來轉去，試試看在哪一家的手氣最好。有一次，大夥兒在隔壁伯伯家賭「三公」，我和大約十歲的大姊都在場。我賭錢的膽子很小，每次都只押一元，而我注意到，大姊剛開始也只押一元，但是輸了之後就改押二元，二元賭輸了又改押四元...不知輸了幾回，賭注增加到多大，總

之，最後大姊終於贏了一盤，把前面輸掉的都贏了回來，還倒贏一元。真沒想到平常文靜內向的大姊，賭起錢來盡然如此神勇，令人刮目相看。也許她的機率學特有天份，知道無論輸多少錢，最後總會贏回一元。

愛放炮的大多是男生，也有少數膽子較大的女生會一起玩。大夥兒最常放的是沖天炮、水鴛鴦、甩炮等。記得有一年過年，一群老梅街上的小孩和一群我們眷村小孩，在村子大門口的路上，相隔約三十公尺，用沖天炮互射，而且大家沒有任何防護裝備，現在想起來，真覺得比鹽水蜂炮還要危險。另有一種玩法，是將小龍炮蓋在

一個空鐵罐下，露出引線加以點燃；「碰」的一聲巨響，會將鐵罐炸起，飛得很高很高，然後再從空中「匡噹」一聲掉落地面，十分刺激、好玩。有一回，我愛逞英雄，用左手拿著小龍炮，右手持香點燃，沒想到炮還沒丟出去，就在我的手中爆炸，左手拇指痛得半死，低頭一看，拇指表面批覆了一層灰色的火藥，而且迅速地腫大起來；之後擦了好幾天葯才痊癒，害我後來再也不敢玩小龍炮了。

還有一件更扯的事情，就是有一年過年，我好像唸國中三年級，弟弟國一，我們在隔壁黃伯伯家旁的空地上試射自製的火箭。那是我將從撿來的

鞭炮中蒐集到的火藥，塞入一個鋼筆套中，再放入一條鞭炮的引線，將火藥用泥土封在鋼筆套內，露出一截引線，然後用細竹子做了三支腳；我幻想一點燃火箭，它就會一飛沖天。我們架設好火箭之後，既興奮又緊張地點燃引線，「滋----」，火箭發出了驚天動地的「轟—」的一聲，瞬間煙霧瀰漫；只聽見相隔十米處的鄰居家裡，發出好大的「匡噹」一聲，應該是廚房高架上的炒菜鍋掉落地面的聲音；接下來就聽到麻將打到一半的鄰居媽媽，操著濃厚的鄉音出來大罵：「哪個死孩子，在搞甚麼鬼？...」我和弟弟發現大事不妙，一溜煙地躲進林投樹叢裡，等到確定安全時才敢出

來檢視現場；這時發現鋼筆套已炸成許多碎片，散落四處，其中一片還劃破了我的長褲左腳褲管，在靠近膝蓋外側，劃出一條約二公分長的裂痕。這時我才明白，我做的不是「火箭」，而是「炸彈」。（後記：老爸老媽是數十年後才知道此事，要打要罵，都已經過了法律追訴期了。）

追尋——鹿港到眷村的歲月

- 作者 蔡雅寶
發行人 唐光華
編輯 唐光華、唐光德
美術編輯 唐鳳
照片提供 蔡雅寶、吳永正
封面設計 吳奕璇、唐翎
印刷 盛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ISBN 978-957-41-9191-8 (精裝)
978-957-41-9190-1 (平裝)
出版日期 2012年8月14日第一版第一刷
訂價 新台幣 500元(精裝)、350元(平裝)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出版者地址：251-72 新北市淡水區崁頂三路 153 號 9 樓

聯絡電話：(02)26618018 聯絡信箱：naturetang@gmail.com